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十二Door2-094-003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十二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二陳隋二代天臺智者，承南岳思大師。

這第二個法師，是誰呢？就是智者大師。智者大師，他啊，是在這個陳、隋這兩代的時候。陳呢，就是陳後主；隋呀，就是隋文帝，和隋煬帝。隋朝啊，有兩個皇帝陳。這個第一個呢，就是隋文帝，第二呢，是隋煬帝。

講起這隋煬帝呀，這隋煬帝，和隋文帝，都是信佛的，可是這個隋煬帝呀，是最壞的一個皇帝。啊，怎麼壞呢？他把他父親給殺了。這隋煬帝他在沒有做皇帝的時候，他做晉王，這個做晉王的時候啊，他就受菩薩戒！誰給他授菩薩戒呢？就是智者大師。可是受菩薩戒，他就不守戒，不守菩薩戒，所以他把他父親就給殺了，啊，其餘的壞處啊，那很多！他啊，最歡喜女人，尤其呀，最歡喜這個女人呢，啊，不穿衣服，這個時候，他啊，歡喜看。

在中國有個運河，這個運河呀，就是他用這個人工啊，造的這個運河啊，造完了，他用啊，一千個男人，一千個女人，給他拉這個船，在那水裏啊，用兩條繩，一邊呢，一千個男人，一千個女人；這個男人、女人呢，都不穿衣服，給他拉著這個繩啊，船就往前走；那麼走走，啊，這個他用把刀啊，把這繩就割斷了；正那個人用力拉的時候，他把這個用一把刀把這繩就給割斷了，啊，這個人呢，無論男男、女女都滾倒那個地方了，啊，在那個河的兩岸呢，就都倒那個地方。他看見這個男人、女人也不穿衣服就都倒那個地方亂滾，啊，他就哈哈大笑，就是這隋煬帝，他暴虐無道。所以以後唐太宗啊，才取而代之。

這種的皇帝，是真是壞皇帝，那麼但是他拜智者大師做師父。這個智者大師呢，講是很會講的，「九旬談妙」，就這麼一個「妙」字，講了九十天在南京。可是啊，雖然講的妙，但是這個隋煬帝，也不聽他的，啊，不依教奉行，於是乎啊，以後隋煬帝也被人殺了。那麼這是啊，這個隋，就是這個隋文帝，和隋煬帝這個時候。

「二代」：因為呢，這個陳呢，和隋，合起來這是兩代，兩個皇帝，「天臺智者，承南嶽思大師」：天臺呀，是個山的名字，這個山的名字呢，就叫天臺山，言其這個山很高，好像啊，和天也連到一起似的，可以呀，登

到這個山上，就到天上了，所以叫天臺山。

那麼為什麼叫這個天臺山天臺智者？這是以地名，而不以人名，用這個地，來給他作的名字，就是啊，不稱這人的名字。智者，這個智啊，啊，是他的名字的一個字，叫智顓。這個這位大師啊，他辯才無礙，說話啊，說的非常有智慧。所以這皇帝說，喔，你是個智者！所以以後就叫智者，不稱名字。那麼後人呢，也都是恭敬這位大師，所以呀，也不稱他的名字，就叫天臺智者大師。這個智，只是他一個字；這個者呢，就是這個人；就是有智慧的這麼一個人，有智慧的人。

那麼一般人都說他是釋迦再來，那麼不管他是釋迦再來，是彌陀再來，或者是啊，啊，文殊、普賢再來；總而言之啊，他這一次的名字就叫智者，他這一生的名字就叫智者。他為二帝門師，二帝呀，就是隋文帝、隋煬帝都皈依他，這兩個皇帝拜他作師父，二帝門師。

承南嶽思大師，承啊，就是繼承；繼承，接續的意思。怎麼叫接續呢？就是啊，接法。他接這個慧思大師的法。慧思大師在什麼地方呢？不是在天臺囉！在南嶽。等這個智者大師啊，出家以後，去啊，參訪這個慧思大師的時候；慧思大師一見到他，就笑了！說，喔，你來了，我們在靈山呢，

同聽法華來著！在靈山，就是在釋迦牟尼佛那時候啊，我們一起呀，聽佛講法華經來著！啊，所以這個智者大師一聽，也就明白了，啊，說，喔，是啊，我們以前在釋迦牟尼佛的時候，就在一起研究法華經來的。

現在你不要看旁的，就是這個果護啊，也是在釋迦牟尼佛那時候就聽過法華的，所以他要讀安樂行品去受戒去！不過他盡啊，哎，一天到晚，啊，也不守規矩，所以呀，把這法華經都忘了？忘了，現在啊，我再叫他想起來一部份，所以就要念。你也是聽過《法華經》，所以現在呀，有機會又在這個美國聽《法華經》、又聽《楞嚴經》，啊，現在聽《華嚴經》，這個因緣呢，不是偶然的，所以你自己應該知道你自己的事情。

你們所有的人呢，啊，都應該呀，趕快開悟，快一點開悟，慢了都不行的！為什麼呢？你要知道你自己呀，是個做什麼的！你若知道自己是個做什麼的了，那就不會有魔障了。好像出家人，早起摸摸自己的頭，啊，我頭髮怎麼沒有了呢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為什麼要沒有頭呢？沒有頭髮呢？喔，我是原來是個出家人！那麼出家人，就不要盡打妄想囉，也不要不守規矩啊，啊，要想不守規矩，為什麼要出家呢？

那麼出家，就要守規矩了，所以呀，三摸其頭啊！要每一天三摸其頭，要

摸摸自己的頭。說，那我現在我想把頭髮也留下，像個嬉皮四的，唉，你學他，學他，那就是現在的嬉皮了，這邪皮就是學他的，都是學他。但是學來學去，越學，嗯，越糊塗，越學越糊塗；學的，啊，將來自己怎麼樣死，也不知道了？為什麼不知道呢？糊糊塗塗就死了，所以呢，不要學這樣子的，還要啊，知道自己的是個做什麼的！在這個國家，尤其在這個美洲，這要現出來一個正法時代啊，你們所以一些個出家人，這要認識自己。

那麼這個南嶽，就是在啊，中國湖南，有個山，叫南嶽，南嶽啊，是衡山，叫衡山，這慧思大師啊，就是在那地方住。那麼這個智者大師親近慧思大師，慧思大師說，我們在靈山呢，一起研究過法華經，妙法蓮華經，你應該呀，注意一點！我現在告訴你們，我們大家，不單一個人，我們大家都在一起研究過《法華經》，啊，《楞嚴經》；這個種種的經典，都在靈山呢，那時候就研究過，我們都聽過。

所以在這個沒有佛法的地方，才又能有機會呀，來大家共同研究佛法，所以這件事情啊，你不要把它看的是一個小的因緣；這不是個小的因緣呢！啊，這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我們這每天每天都有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不過你不注意而已，每一天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思議！

昨天呢，你們開會，啊，這個就說我們做的事情，乃至於到現在，從 Chinatown 到現在，所行所做，他都不相信，但是可做出來了，最初他都不相信來的，我們無論做什麼她都不相信，不相信，咦，可現出來了，這就是啊，不相信就是個不可思議。那麼有事實證明，這就是啊，不可思議中的不可思議。啊，所以呀，南嶽，這是啊，你們大家都在南嶽都住過，不過忘了，那個山呢，很高的，那個地方啊，風景也非常好，這個你們叫什麼？Very good view。

思大師，為什麼叫思大師呢？本來他叫慧思，因為啊，後人恭敬他，不敢稱他的名字，就說，哦，「思大師」，就用一個字。大師，大師呢，就是天人之師，作天人的師父，這一位大師。

以後啊，這個智者大師又有一種境界，啊，什麼境界呢？他讀法華經啊，讀到這個藥王菩薩本事品呢，那一段文呢，他說，啊，讀到這個藥王菩薩焚身供佛那個經文的時候，經文上說，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」，啊，他儼然入定！怎麼叫儼然入定呢？啊，在這讀著書呢，就把靈山那個法華會看見了！看見釋迦牟尼佛呀，還是在那說法呢！這法會的一切聖眾啊，菩薩呀，聲聞，緣覺啊，啊，天龍八部在那裏聽這個法華經。

他親身見到這個法華這個境界，釋迦牟尼佛說《法華經》這個時候的這個樣子！啊，在這時候，他見到這種境界就不明白了？不一定不明白，不過他就要請問師父去了！到師父那，啊，穿袍、搭衣、大展具，頂禮九叩首！啊，那麼這一位智者大師啊，去見慧大師去了，思大師去了；去啊，頂禮九叩首，就一說自己這個境界，啊，這個思大師就對他講了，說，喔，Very good！說這很好的！**非汝不證，非我不識啊！**

你這是啊，得到法華的**一旋陀羅尼**，一旋陀羅尼，一旋的總持，你這個照了《法華》的妙義！這個甚深的妙義，你已經知道了！可是這種境界呀，非汝不證，若不是你呀，證不到這種的境界；非吾不識啊，你若不是問我呀，問旁人去，也沒有人懂的？沒有人懂你這種境界，旁人，你若問旁人去，旁人說你著魔了！所以那麼給他印證了。

這回去，他對《法華經》更加用功，那麼讀誦法華，於是乎啊，就依照這個《法華經》，來立這個天臺宗。所以現在美國都知道有個天臺宗。那麼這位大師，開示啊，這個智者大師，這個思大師啊，開示這個智者大師，那麼所以這啊，用一個「承」字。承啊，就是接續的意思，接續啊，慧思大師這個法脈，這個法的源流啊，他接這個慧思大師。

立四教云：一三藏教。此教明因緣生滅四真諦理。正教小乘，旁化菩薩。

立四教云：在這個天臺智者大師，他接法，接承法脈，就是慧思大師，南嶽慧思大師。那麼因為這個山的名字啊，來代表這位大師的名字，所以只稱南嶽思大師，這叫啊，以地名，名地，這個人的名字啊，不稱呼。就好像最近呢，這個倓虛老法師，也不知道他自己稱自己呀，叫湛山老人呢，是旁人稱呼他湛山老人？啊，就叫「湛山老人」。湛山呢，是在青島，他修了一個廟，這個廟啊，就叫湛山寺，大約它那個山呢，就叫湛山，所以他在那個湛山的上邊呢，造了一個廟，就叫湛山寺。在那成立一個佛學院，啊，就叫啊，所有的這些青年的出家人，跟著他學佛法。

跟著他學佛法呢，本來他的法名叫「倓虛」，但是誰也不稱他的名字，就稱啊，叫湛山老人！那麼以後也啊，走到香港；走到香港啊，成立一個華南佛學院，還是啊，叫湛山老人。那麼這也就是啊，以地名，以這個他這個地點呢，作他的名字，這是表示恭敬，不敢稱他的名字。

那麼這個天臺智者大師，他啊，建立一個天臺宗，也叫天臺教，這個教呢，

他立成四教，四種教。四種教是什麼呢？藏教、通教、別教、圓教這四種教。

第一、就叫「三藏教」這三藏教是講的小乘，度的是聲聞、緣覺，以《阿含經》為啊，這個教的教體。因為《阿含經》，就是講小乘。那麼這種教，它是啊，詮這個「生滅四諦」：生滅四諦，這個四諦呀，有生滅四諦、有無生四諦、有無量四諦、無作四諦。一樣的四諦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，啊，但是有生滅、有無生、有無量、有無作這個四種的分別。

這四種的分別，都是啊，屬於因緣，因緣所生法。那麼生滅，生了又滅，滅了又生，生滅四諦，這是啊，因緣生滅四真諦理。在這這四教啊，都講這個因緣，因緣生滅四真諦理、因緣無生四真諦理、因緣無量四真諦理、因緣無作四真諦理。所以呀，在這個小乘，聲聞、緣覺，講這個「生滅的因緣四真諦理」，四種啊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，這四種的真諦的道理。

Door2-096-005

「正教小乘，旁化菩薩」：你們說這個正教小乘，旁化菩薩這是說的什麼話？正教小乘，旁化菩薩，還有誰說這什麼意思？大家共同來研究，知道

不要不說，那你在旁邊聽覺得很有意思，就是旁化菩薩了，差不多這個意思，有這麼一點意思。還有誰說是什麼意思？這一個道理，看看誰見的高，誰說的最妙！做早課，哈哈，不要修那法門，有什麼意思都拿出來講講！

什麼是正教小乘，旁化菩薩？就是這個三藏教，不是另外說旁的，就是三藏教就是正教小乘，旁化菩薩。所以呀，智者大師立出來四教，他這個教呢，就是教小乘的。旁化菩薩，不是單單教小乘，聲聞、緣覺，也教化菩薩。所以在阿含經啊，釋迦牟尼佛，給這個彌勒菩薩授記，啊，給他授記，但是可沒有說明白呀，什麼是菩薩道？啊，怎樣行菩薩道？菩薩道有多少種？沒有講。所以沒有講的關係，所以說是「旁化」，不是「正化」，旁化菩薩。旁化菩薩，就是啊，「附帶著」；附帶著，不是正；它是啊，附帶這麼一個意思，不是啊，正來說這個菩薩道，所以這叫旁化菩薩。

二者、通教。通者同也，三乘同稟故。

第二種啊，那教，叫「通教」：怎麼叫通呢？「通者同也」：就是一樣的。那麼一樣，怎麼不叫同呢？怎麼叫通呢？因為它和前邊的同，和後邊的又同，這通前通後，通到前邊去，又通到後邊去，所以呀，用這個通字。就是和前邊也有一樣的，和後邊也有一樣的，所以講通者同也。

那麼「三乘同稟故」：三乘，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都可以學這個法，他啊，稟受，一同啊，能稟受這種的教。什麼教呢？就是通教。通教，是在什麼時候叫通教呢？就方等，方等部啊，就是叫通教，這屬於通教。

所以你學教，啊，人家問你，方等部是什麼教？啊，你說那是，哦，菩薩，不對，啊，緣覺，咦，是什麼？啊，聲聞，喔，這就是似是而非的答覆啊，這就不對。你說，問你什麼叫通教？三乘同稟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都可以修這個法。你不要，哦，又想一想，又認為對，又認為不對，啊，這似是而非，不單自己糊塗，把人家也弄糊塗了！

問你，這個藏教是教化什麼的？那是啊，教化小乘的，旁化菩薩的，這麼一說就得了！

這個通，通於前邊三藏教，又通於後邊這個般若教；般若就是別教。這個教呢，這個通教啊，是大乘的初門，大乘法的一個開始，所以說三乘同稟故，三稱啊，同稟受這種的教，這種的通教。所以在這個方等部啊，這個教啊，是教化三乘。

那麼學佛法的人呢，不是專門學口頭禪，會說幾句，會講幾句佛法，這就是啊，啊，佛教徒了。我們學了要用，要去行去；要不行啊，你不用它，那就不要學了。你知道這個道路，就要去修行；要不修行，知道它有什麼用呢？學了它，又有什麼用呢？

不錯，這個果護說，啊，行菩薩道，要行種種的菩薩道，如果不精進呢，永遠都不會有所成就的，道業就不會成就。這個道業，也就是修種種的法門所成就的。

Door2-097-006

此教明因緣即空、無生四真諦理，是摩訶衍之初門。

「此教」：就是說的這個通教，這個通教，它是啊，詮顯這個「因緣即空、無生四真諦理」：無生，就是空。前邊所講的那個三藏教，就是因緣所生法。這個通教，就是「我說即是空」。別教，就是「亦名為假名」。圓教，就是「亦名中道義」。那麼現在是無生，無生四真諦理。有這個這種因緣，是無生的因緣，無生的因緣，就是空的。

所以呀，才說我說即是空。這個空，空什麼呢？這個人空、法空。三藏教只能人空，而沒能法空，還有法執。這個通教啊，這人也空了，法也空，人法二執，這兩種的執著，都沒有了，所以呀，這叫無生四真諦理。這苦、集、滅、道啊，當體就無生。

「是摩訶衍之初門」：是啊，這大乘，摩訶衍呢，就是大乘。大乘一個開始，沒有完全是大乘，也不完全是小乘；所以它前通小乘，啊，又通大乘，所以呀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這個三乘都有關係。

正為菩薩，旁通二乘。大品云：欲得聲聞乘，當學般若波羅蜜等。

「正為菩薩」：前邊那是正教小乘，旁化菩薩。這個通教呢，就是正為菩薩了，為菩薩所說這個通教。「旁通二乘」：那麼兼化呀，二乘，聲聞和緣覺，那麼這種的宗旨，是為的化菩薩。「大品云」：大品呢，這個般若呀，大品般若經上也說過。

說啊，「欲得聲聞乘，當學般若波羅蜜等」：說你要啊，想要得到這個聲聞的這果位，那麼你就應該呀，學般若波羅蜜等，你就應該啊，學這個智慧，學智慧才能到彼岸。這個等字，等字呢，就是這是般若度，般若度愚

癡，那麼還有其餘的五度。布施，就度慳貪；持戒，度毀犯；忍辱呢，就度瞋恚；精進，就度懈怠；禪定，就度散亂；般若，度愚癡；這是六度。這六度啊，所以這個是般若度，那麼兼著其餘的這五度，所以說個等字。

也就是說欲學聲聞乘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欲學聲聞乘者，當學持戒波羅蜜；欲學聲聞乘者，當學忍辱波羅蜜；欲學聲聞乘，當學精進波羅蜜；欲學聲聞乘這樣的人，應該學禪定波羅蜜，所以加上一個等字。

又可以說這個學聲聞乘，應該學般若波羅蜜；你學緣覺乘呢，也應該學般若波羅蜜；所以呀，加上個等字。那麼學菩薩乘呢，也可以學這個般若波羅蜜。所以這般若波羅蜜等，等於其它五種的波羅蜜；等於其它，啊，這個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都可以呀，從這個波羅蜜，而得到你所希望的果位。

Door2-098-007

然教理智斷行位因果，皆通淺深；不同於共般若，唯共於淺。

前邊所說啊，當學般若，那麼現在啊，有把它詳細說一說。

說「然」：然像上邊所說這個樣子，「教理智斷行位因果，皆通淺深」：這個教啊，也通於深和淺；理和智斷行位因果，都啊，通於這個淺深。「不同於共般若」：不像啊，那所說的共般若，共般若啊，就是小乘，只有小乘啊，共於小乘，不共於大乘；所以說「唯共於淺」：唯共於淺呢，淺就是小乘。

教通：怎麼叫教通呢？這個教，三種教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同修啊，這個通教的法門，那麼所以說啊，這個是「因緣即空」。

第二講這個理通：因為啊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這三乘，他們都見的這個偏真的理，不是中道的理，見於這個偏真，還沒有啊，得到這個中道理，所以這個理，他們所見的也相同。

那麼第三呢，智通：這個智通啊，啊，就是同得到啊，這種的善巧方便，來度一切的眾生，所以呀，得到一切善巧方便智。

第四種，講這個斷通：這是啊，菩薩，講的菩薩，唯斷呢，這個界內的惑，三界以內的惑，惑，斷這個三界內的這種惑，所以呀，這叫斷德；一個智德，一個斷德，這是菩薩所有的。那麼所以呀，他修行啊，這種斷德啊，

是相同的，所以叫通。

在五這個行，行通：這是啊，修這個無漏的行門，相同的，所以這行通。

第六是位通：位呀，就是地位。地位呀，從這個乾慧地，就是十地，乃至
啊，這個辟支佛地，所呀，得的這個這種法的位子相同。

那麼第七講因通：因通啊，是講有九種的無礙。九種無礙要想知道可以查
查佛學辭典，這是第七啊，這個因通，有啊，九種的無礙相同。

第八那果通：這果通啊，有九種的解脫，和二種的涅槃，這果位呀，相同
也。

那麼這個出家修道的人，誰也不知道誰有什麼樣的因果？誰也不知道誰在
過去生中造了什麼罪業，或者做了一些個什麼功德？所以現在出家，尤其
想要去求戒的人，時時刻刻呀，要管著自己，要迴光返照，要生大慚愧。
不要啊，有一種的驕傲心，也不要有一種的妒忌心，總要啊，想著這個布
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不要把它忘了。

那麼你記得智慧，就不要跑到愚癡那邊去；你記得禪定，就不要跑到散亂那邊去；你記得精進，就不要跑到懶惰那邊去；記得忍辱，就不要跑到驕傲那邊去；記得持戒，就不要跑到犯戒那邊去；記得布施，就不要跑到慳貪那邊去。那麼常常啊，能以這麼樣覺悟，你才能順利啊，求一個圓滿具足的金剛光明寶戒。你要常常啊，很放逸的，恐怕在戒期裏頭啊，就會發生魔障；發生魔障的時候，啊，求戒就不如法，求戒不得戒。這是啊，我對你們要求戒的人呢，講幾句話，那麼你們應該特別注意。

Door2-099-008

三別教，別即不共，不共二乘人說故。此教正明因緣假名，無量四真諦理。
的(勿一)化菩薩，不涉二乘故，聲聞在座，如聾如盲。

第三種啊，的教，叫「別教」：別啊，就是特別的，和其它的教不同，和前邊那個通教也不同，和後邊的圓教有不同。「別即不共」：這個別教所講的這是不共般若。為什麼叫不共般若呢？就是「不共二乘人說故」：這是教菩薩法，不是啊，給這個二乘人說的。二乘，聲聞、緣覺，他們不能聽這種法，所以說不共二乘人說故。

「此教正明因緣假名」：這個別教呢，般若就講空的，人也空，法也空，所以呀，說因緣是假名，因為它空，所以就說是假名。「無量四真諦理」：這是啊，講這個有無量啊，四真諦理。為什麼叫無量呢？這無量啊，就是說這苦也有無量、集也有無量、道無量、滅無量；苦、集、滅、道啊，這是有無量的這種的道理。可是這種道理啊，不是聲聞、緣覺能知道的，不是他們能知道，所以這啊，化菩薩法，只菩薩才能明白。

「的化菩薩」：就是啊，的化，也是正化。的的確確的這個法呀，是教化菩薩的，「不涉二乘故」：這個二乘聲聞、緣覺他們無份。「故聲聞在座」：所以講這個般若的時候，這聲聞、和緣在座的時候，「如聾」：就好像聾了似的。「如盲」：就好像沒有眼睛似的。那麼這種的教理呢，就和這個華嚴的教理相同，這個般若，與這個大華嚴道理是相同的，所以二乘人呢，如聾若啞，他不明白。

不名不共，而云別者，兼欲揀非圓故。以一因迥出，一果不融，歷別而修，不得因果圓融故。

在這個別教啊，是般若時，那麼既然是別，可以說是「不共了」：可以叫它叫不共教啊，但是不能用這個名字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不共，是不共

二乘。這個別呢，是一個特別的，所以啊，不叫這個不共教，「而云別者」：而給它起這麼一個名字叫別教。

這個別教的意思呢，就是啊，「兼欲揀非圓故」：那麼不共二乘，可以共大乘了嗎？所以不是的，不是說不共二乘，大乘就可以共了，啊，要叫不共教，就不能和這個大乘有所分別了；不和這個圓教啊，也應該叫共，不共；不能說不共圓教，只可以說不共啊，三藏，和不共通教。那麼現在說「別」，別呀，是與前邊也不同，與後邊也不同，是個特別的。

兼欲揀非圓故，兼呢，就是意思啊，要揀別和這個圓教也不同。為什麼呢？

「以一因迴出啊」：這個前邊那個通教，是三乘都可以修的；那麼這個般若呢，它就是啊，這個菩薩修的，和這個三藏教不同，所以叫一因迴出。

「一果不融」：在這個別教這種的果，和圓教也不融通。

「歷別而修」：他是啊，經歷這個很特別的修這種般若，「不得因果圓融故」：他不能啊，得到這個因就是果，果就是因，因果不二。在因呢，就知道果；在果的時候，也知道因；和這個圓教啊，的道理不同，所以說不得因果圓融故，不能啊，互相圓融無礙；那麼也就是不能啊，「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」，因為不能有這種的圓融無礙的道理，所以叫一個別教。

Door2-100-009

四圓教，圓以不偏為義。此教正明不思議因緣，二諦中道，事理具足，不偏不別，但化最上利根之人，故名為圓。

在第四種啊，這個智者大師啊，所立的教，就是「圓教」：圓教，就是圓融無礙，圓滿菩提。怎麼叫圓呢？就因為它不偏，「以不偏為義」：這就是中道了義。「此教正明不思議因緣，二諦」：這個呢，就是無作四諦。無作四諦，就是很圓，圓融無礙的，所以說此教正明不思議，不可思議這種的因緣。二諦，二諦就是真諦和俗諦，「中道」：中道呢，就是中諦。
真、俗、中這三諦，三諦圓融，即真、即俗、即中。

「事理具足」：他啊，講到事，也圓融無礙；講到理上，也是圓融無礙，具足的。「不偏不別」：不屬於這個通教的「偏」，也不屬於別教的那個「別」，這是圓教，圓融無礙，一中一切中，一假一切假，一真一切真。

「但化最上利根之人」：這圓教啊，所教化的，就是最聰明的人；最聰明的人，一聽這種的教理，就豁然開悟，「故名為圓」：所以呀，就叫圓教。

所以說，「圓人修法，無法不圓」，你大乘根性修啊，修什麼法都是圓的；那個二乘的根性啊，就是，圓他也不圓了。大乘，是有智慧根性的人呢，不圓他也圓了，所以叫圓教。這個圓人修法，無法不圓，就是啊，不圓的，他也圓了，所以叫圓教。那不是圓人，就是二乘人，你就給他說這種圓教的法門，他也不明白，所以呀，那個圓法也變成不圓了。

在華嚴經上說，華嚴經云：顯現自在力，為說圓滿經，無量諸眾生，悉受菩提記等。那華嚴經啊，有這麼幾句經文說，它說啊，「顯現自在力」：佛呀，為的要顯現出來自在的神力，這種啊，不假造作的圓融無礙自在的神力，「為說圓滿經」：才啊，為這一切眾生說這個圓滿的修多羅教，圓滿的這個經教。這個經教，是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容，所以叫圓滿的經教。

「無量諸眾生啊」：所有的這個世界上無量無邊這麼多的諸眾生，「悉受菩提記」：悉啊，就是完全的意思，完全呢，得到這個佛給授這個菩提記，就說，將來一定成佛！一切的有情啊，講來啊，一定做佛的！

所以佛，一成佛之後，就三歎奇哉，說啊，奇哉！奇哉！奇哉！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說啊，所有的眾生啊，都有如來的智慧，有如來的德啊，也有如來的相好，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」，就因為啊，有

這一種妄想，有一種執著，所以就不能開悟，不能啊，成佛，不能和佛一樣了。

啊，楞嚴經上又說，說，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」，為什麼我們沒能顯現出來我們的自在力呢？為什麼我們不能說圓滿經呢？為什麼我們不能給眾生授菩提記呢？啊，就因為狂心太大了，狂心沒有停止；你若狂心停止了，就會證得如來的智慧德相，也就能啊，圓滿你自己本性的這種菩提妙果。

別則教理等皆別，圓則教理等皆圓。

「別則教理等皆別，圓則教理等皆圓」：這個別教，它這個教、理、智、斷、行、位、因、果，都屬於別教。這圓教呢，教、理、智、斷、行、位、因、果這八個字，都屬於圓。所以說啊，別則教理等，那個等啊，就是等於其它那六個字，因為啊，它要都啊，完全說啊，就重複了，這叫省文，所以說教理等，就等於這個智、斷、行、位、因、果，這前邊所講的。這個圓教呢，教、理、智、斷、行、位、因、果都屬於圓教，這是啊，按著這個教理來呀，講，是這樣講法。

Door2-101-010

又此四教，由三觀起，從假入空，析體異故，有初二教。從空入假，從假入中，有別教起；三觀一心中得，有圓教起。

「又此四教」：這四教，就是藏教、通教、別教、圓教，這啊，四種的教理。這四種的教理呀，「由這個三觀起」：三觀，什麼叫三觀呢？就是空、假、中三觀，空觀、假觀、中觀。

這個空觀呢：是二乘人呢，觀空。他觀空可是觀空啊，他但知道是人空，不知道法空，他觀這個人空。

菩薩呢，不單知道人空，又知道法空，可是他不知道中道，還啊，落於二邊。

啊，一個落於空，一個就落於有。這個空，菩薩是觀空，二乘人他還「有」，這叫空有二邊，空觀、假觀。

中觀：這個中觀呢，就是「空不礙有，有不礙空；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」，不是離開「有」，再找一個「空」；就在這個「有」上，就有「空」，就

是「空」。

那個二乘人呢，他認為「有」啊，這就是「有」；「空」，就是「空」；啊，分開了。菩薩呢，他知道「有」啊，不一定「有」，但是他可不知道「空」，也不一定「空」；啊，他不知道這「空」，啊，也不一定是「空」，沒有得到這個中道。

中道：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不礙真空。不是說呀，把這個世界沒有了，變成空了，那時候啊，謂之「大劫」。

這個佛呀，他啊，明白中道，這個中道啊，不是啊，「破有顯空」，把這個「有」破開了，再顯出這「空」來。啊，也不是「破空啊」，「歸有」，就在這個「有」上，他就知道是「空」的。

也就好像啊，我們這個人有佛性，不是說把這個人呢，死了，這個佛性才活了！就是在這個人呢，生的時候，你若修成了，就是顯現佛性！

這也就是「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不礙真空」，這空、假、中，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真一切真，這個「真」，就是「中」，一中一切中。

那麼他沒有所執著，所以呀，才能「有不礙空，空不礙有；即真空就是妙有，即妙有就是真空」，啊，不要分析。不要說，像那個二乘，啊，他把這個「析體歸空」，好像他看見這個塵，這一粒微塵呢，他又把它分成七粒鄰虛塵；七粒鄰虛塵又分開沒有了，啊，這空了，這空了，他認為這是空了，破「有」歸「空」，這太麻煩！

那麼就是在這個「有」上，就是「空」，你若能以有這種的境界，你說你怎麼會還有又是貪心，又是瞋心，又是癡心？什麼都沒有了，也沒有你那個欲心了，啊，哪有too much desire (太多欲望)，啊，今天又要，啊，這樣子，明天又要那樣子，啊，就在這個「色」上，就是空。

《心經》上所以才說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這兩句的意思，你這樣一念呢，就明白了，啊，也不要講了，「色」，就是「空」。那麼色就是空，你又何必貪著這個色相呢？你又何必被這個美色所搖動呢？啊，再美麗的顏色，也都是空的，就是空嘛！你又何必來執著它呢？你又何必貪戀它呢？啊，為什麼不可以貪戀？就是因為它是空的。

啊，不必呀，說，哦，這人死了，埋到地裏頭變成土，這沒有，骨頭也化

成土了，這空了，不是！就是這個色相，就是空的。說，這我不相信？啊，你摸摸這有一個身體在呢！啊，誰摸呢？誰會摸啊？說，我會摸！你怎麼又，有的時候又不會摸了？你要會摸，應該永遠都會摸啊？為什麼有一個時候你又不知道摸了？想一想看，想一想這個道理！

Door2-102-011

明天我們這又有三個人到台灣去，我才方才問他們三個人到台灣會不會回來？他們說都會回來，不要他們說我也知道他們都會回來。不過我所問的意思啊，是會不會到台灣那，被他們那個洪水沖去，被台灣那種的波浪，飄跑了！這也就是啊，你們五位到台灣的時候，我對你們講過，我說我是一個燒磚的人，這磚燒好了，不知道啊，會不會被這個水給泡爛？

啊，要泡不爛呢，建起來這個房子，我可以住到裏邊呢，很平安的！要是啊，會被水給泡爛了呢，那就啊，前功盡廢了！那麼現在啊，我知道你們三位啊，都是已經燒好的磚了！就等著涼一涼，到台灣那個地方受戒，然後再涼一涼，就可以用了。那麼我相信呢，台灣這種的水，雖然那麼大，啊，那個火雖然這麼紅啊，你們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了，所以我也都很放心的你們去了。

「從假入空，析體異故」：從假，這個假，就是假觀，又入這個空觀。那麼假呀，就是有；空啊，就是空。從這個「有」，入「空」。析體異故，分析啊，這個觀的體呀，它不同。「有初二教」：這是啊，在這個三藏教，和這個通教。

「從空入假，從假入中，有別教起」：從這個空，再入假，從這空，又生出啊，這種觀，入到這個假，入到有了；從假入中，從這個假觀，又入這個中觀；這是啊，別教，有別教起，別教啊，有這種的觀。

「三觀一心中得」：這個空，即空、即假、即中，這三觀呢，無前、無後，也沒有過去，也沒有未來，也沒有現在，在這個一心中得；在這個一念，圓成無量劫的功德，無量劫啊，也不出一念，在這一心三觀中得，這就是啊，「有圓教起」：有這個圓教起。

那麼「圓人修法，無法不圓」，這個圓教啊，是智者大師所立的，它是即因即果，即果即因，圓融無礙。不像啊，其它的那個教，「因而望果，果又望因」，因呢，看著有果，果看著有因。這圓教的道理，它是「因該果海」，「因」上，就得到那個「果」的這種的果位；「果徹因源」，在「果」

的果位啊，也通到那個「因」的源。

所以這圓教啊，它叫不可思議的，你不能啊，用你的心去想去，不能用你的意去思去；這不可思議，圓妙，純圓獨妙的這個教。

又此四教，不局定一部；一部之中，容有多故。

智者大師，根據法華經，立這四種教，可是這四種教啊，不限定在一部法華經裏邊，也不限定啊，在某一部經裏呢，是一種教。因為有的經典裏邊，就包含呢，兩種；有的經典裏邊，就包含三種；有的經典裏邊，包含四種；所以這個藏、通、別、圓，並不限定啊，哪一部經。

那麼你要是明白這個教理了，你看哪一部經文，啊，是屬於哪一種的教理，要你自己去研究！所以說啊，那麼以一部之中啊，「容有多故」：包含了好幾種的教理。

那麼出家想要修道，必須要啊，謙恭和藹，沒有貢高心，不要看的我比誰都好，我比誰都聰明，你有這樣的心，正是自己的愚癡！有驕傲心和貢高心，這都不能修道；不單不能修道，而且很容易就下地獄。為什麼我們人

修，也不能入定？也不能得到覺悟？就因為啊，這貢高啊，的心，障住！

一有這種貢高的心，那你就不要希望啊，成就道業。

你看這個常不輕菩薩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時候，他的名字叫常不輕。他見到一切眾生啊，他就先頂禮叩頭！他說啊，我不敢輕視爾等，爾等皆當作佛！他給人叩頭，人家就打他，就罵他，踢他，用腳來踢他下巴。那麼就是這樣打他，罵他，他還是見到人就叩頭；不過叩頭的快快的，叩頭，站起就跑，說，哦，我不敢輕視爾等，汝等皆當作佛！然後就跑了！所以叫常不輕菩薩。

Door2-103-012

又更以四種化儀收之：謂頓漸不定秘密。頓漸同前岌公；後二，謂一音異解。若互相知，名為不定；互不相知，即名秘密。

「又更以四種的化儀收之」：在前邊那智者大師所立的這個四教，藏、通、別、圓。現在呀，又，更用這個四種化的儀式，來呀，把它包括起來，再說明白啊，一下。就是所說的這個「頓漸不定秘密」：這個頓漸呢，在前邊已經講了，「同前岌公」：和前邊呢，那個岌公所立的，是一樣的。

「後二，謂一音異解」：後邊呢，這兩種，就是啊，不定，秘密。一音異解，這個本來是一個音聲，可是啊，解的不同，深者呢，就見深；淺者呀，就見淺。有智慧的，就見出啊，這個道理呀，是有不可思議的這種妙理；愚癡的人呢，就見到啊，也有一種啊，很妙的這種法。

這就是啊，「若互相知」：這個一音，所說的這一樣的語言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眾生啊，隨其種類，他是哪一類的眾生，就明白哪一種的道理。可是啊，這個小乘的，聽是小乘法；大乘的人，就聽的是大乘的法。但是這個小乘的，也知道那個大乘人呢，所得的這種利益；大乘人呢，也知道小乘人呢，所得的利益；這叫啊，深者見深，淺者見淺。

可是彼此呢，互相知，互相知道，這就叫呢，不定法，沒有一定的。這個不定法，並不是啊，這麼樣的講一講，又那樣的講一講；啊，說這個是活的，等一等又說是死的，這叫不定法，不是的。就是這一樣的道理，那麼眾生的個人的根性，所得到的利益不同，還互相知道，這叫不定法，那麼不定。

「互不相知，即名秘密」：這個彼此互不相知，給大乘人講的法，那小乘

人不知道？可是聽，聽也不知道？給小乘的人，所講的法，那個大乘人也
不知道？因為彼此互不相知，「為彼說而此不知，為此說而彼不知」，這
互不相知，這就叫啊，秘密，因為他不知道？所以叫秘密法。並不是這個
法的秘密，這是啊，眾生的根性不同，他啊，有智慧的，就明白多一點；
沒有智慧的，就明白少一點；但是彼此互不相知，這叫秘密法。

此師立義，理致圓備。但三藏教名義似小濫；以餘三教，亦有三故。

「此師」：你們說是哪一個師啊？若說的不對呢，我也說的不對！不錯，
這個師啊，就是智者大師。因為前邊他講這個八教啊，所以現在這個清涼
國師就來下一個批評，就來啊，說他對啊，是不對！為什麼我問呢？說你
們對，不對？這個也就是，就是說對，是不對！說他說這個教啊，立這個
八教。

這個「立義」：此師立義，他立這個立出這個教義，這個八教的義理，「理
致圓備」：你看，由這一句，就啊，證明他說他對了。理致，他那個理的
道理，所啊，說的那個理致，致啊，就是大致，大概的意思，大約者的意
思，圓備呀，既圓滿而又全備，說的很好的。

雖然說他好不是嗎！啊，「但」：這個但字啊，就說，「但三藏教」：但是啊，他說這個立這個三藏教啊，第一，小乘教叫三藏教，「名義似小濫」：濫呢，就是不清楚。這個濫呢，和那個亂七八糟那個亂呢，差不多的意思。不過為什麼用這個濫呢？這個有三點水「氵」，就是啊，不太清楚的意思。

但是啊，不是大不清楚，小小的，很少很少的。為什麼說它小濫呢？名義，它那個這個三藏的名字，和這個義理，似小濫，好像啊，少少的有這麼多少不圓滿的地方；但是也不要緊的。啊，所以後邊呢，那就又他說是沒有什麼關係，這沒有什麼問題的，後邊呢，會講的。

「以餘三教啊，亦有三故」：因為啊，那個通教、別教、圓教，也都有三藏，也都有這個名字。所以呀，這個別教、圓教、通教，都有這個三藏的名字，所以這好像啊，噢，就混亂了，啊，不太清楚！亦有三故，那麼其餘的通教別教圓教啊，也都有說這個三藏地方，

Door2-104-013

所以爾者，良以智論之中，多名小乘為三藏故。成實論中，亦自說云：我今欲說三藏中實義故。

「所以爾者」：怎麼叫所以爾者？講一講來聽聽！這所以爾者，所以，就是所以然，所以然爾，就是這個樣子。這樣什麼呢？就是說，他立這個三藏，他要用這個三藏來作小乘的緣因，所以然他用這個三藏教，來呀，立作為小乘的緣故，所以然這個樣子；這個爾啊，就是這個樣子，所以爾，爾，就是這個樣子。

這什麼樣子？就是他為什麼把它立成三藏教，這就是清涼國師啊，給這個智者大師作律師的，作lawyer（律師），來給他好像這個go to court（去法庭），那個有律師，是幫他講道理的，幫智者大師講道理。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呢？我告訴你啊，哎，「良以智論之中啊」：良，就是，這個良，也是個語助詞，沒有什麼大的意思。就是啊，因為大智度論中啊，有這麼說的。

啊，他說這個「名小乘為三藏故」：他呀，叫這個小乘叫三藏教，叫三藏；因為他根據這個大智度論，所以呀，他把這個三藏教立為小乘了，你明白了嗎？哎，不單大智度論這樣講，「成實論中」：在成實論裏邊呢，也說。

說什麼呢？他說啊，「亦自說云」：也啊，自己啊，這個成實論也說；「我今欲說三藏中實義故」：這個成實論呢，他裏邊自己呀，他就說了，說我呀，現在預說三藏中，就是啊，說這個三藏裏邊的實義故，真實的道理的緣故。

初，對舊醫戒定慧故，立此三事；迥然不同，異後三教。

「初，對舊醫戒定慧故，立此三事」：什麼叫舊醫呢？這是在啊，《涅槃經》上說啊，所說的譬喻；舊醫啊，就是外道，說的是外道；新醫呢，就是說的佛教。這個舊醫啊，外道，也講戒定慧，他所講的這個戒定慧，啊，都有兩種，戒，有兩種戒；定，有兩種定；慧，有兩種慧，所以呀，這叫舊醫，舊醫就是外道。

這個兩種啊，怎麼會有兩種呢？他兩種，有一邪，一正；有一個邪戒，有一個正戒。這個正戒，和邪戒，他們是分不清的。這個怎麼叫邪戒呢？就是啊，在以前所講的這個持牛狗戒。啊，他學著牛啊，那個樣子，不吃肉，吃草，在外邊睡。為什麼他要學這個牛戒呢？他就因為啊，偶爾得到啊，這個似是而非的這個天眼；這個天眼呢，它只看一半，那一半呢，它就看不知道了？啊，他看見有一個牛生天了，他說，哦，這個牛都能生天，我

一定要學這個牛了！啊，於是乎就學著牛吃草，學著牛在牛脊裏住，啊，學著牛那個樣子。

又呢，有一天他就看見狗生天了，啊，他又想了，哦，這狗都能生天，我應該學狗的那個樣子！所以呀，就坐到門口，啊，幫人家看著門口，啊，也吃屎，吃糞，啊，總而言之，狗是什麼樣子，他就學什麼樣子，那麼這樣子，要持牛狗戒。其實這個牛啊，和狗生天，並不是啊，牠狗的那個樣子，和牛的那個樣子生天；牠因為這個狗啊，和牛，在前生啊，有這個惡業，又有善業。惡業成熟了，牠就做牛、做狗；等惡業消除了，沒有了，牠善業又成熟了，十善業成熟了，牠就生天了。

他不會看這種因果，他只知道啊，這個牠就生天了；他不啊，再詳細追究研究一下，牠為什麼就會生天呢？他不知道了？所以他就學牛的那個樣子，學狗的那個樣子，說牠們這個樣子才能生天呢，啊，你所以怎麼叫外道呢！

怎麼叫正戒呢？正戒啊，就是這個十善道，這修十善道，不修十惡道，這就叫正戒。修持五戒，這也叫正戒。但是外道啊，雖然有這個正戒，他不修正戒，他盡修這個邪戒。

Door2-105-014

這個定，在這個外道啊，有九十五種這個外道的定。這外道的定啊，他們也有啊，一點鬼通，不是叫神通，可以說叫鬼通。怎麼鬼通呢？他役使鬼神。這個鬼呀，和神呢，有邪神，有惡鬼。那麼這個邪神、惡鬼呀，他常常供養這個邪神、惡鬼。他知不知道他是邪神、惡鬼呢？他不知道！

但是他心裏邪，他心裡一天到晚呢，就想，啊，我得要怎麼樣才能有一點神通呢？我怎麼樣才能知道過去、未來呢？我要供養這個鬼神，鬼神幫助我呀，我就可以得到這種神了。天天他打這種妄想啊，就把這個邪神、惡鬼就打來了。這邪神、惡鬼呀，有的做他的耳報神。怎麼叫耳報神呢？就是啊，在他的耳朵講話，只他自己能聽見，旁人聽不見。

好像這個鬼來了，說，你告訴某某人，你對他講，你說他過不去一個禮拜他就死了，啊，我這調查清楚了，你就說你知道。哦，於是乎他就啊，照這樣講，果然沒有到一個禮拜，這個人死了。那麼大家說，哦，你看，他是有神通啊！他知道誰誰沒死的時候，他就知道他哪一天死，什麼時候！啊，這一般的沒有眼睛的人，就相信這種的鬼通了。

他又能說人的吉凶禍福，說你明天呢，你小心一點，你坐車呀，會有會撞車的，你若不小心！你若小心呢，就沒事了！啊，果然到明天，這個車幾乎乎就要撞了，啊，幸虧啊，沒把車撞壞，人也沒死，說，啊，這個某某的，這個老師，他叫我啊，小心一點！我若不小心呢，這回一定是就生命都沒了！喔，這也都發大信心，就信。所以人信外道啊，信的很堅固的。信真正的正法呀，他信的沒那麼堅固。

你看世界上啊，那個草啊，到處都很多很多的；那個蓮花呀，只有水裏才能長。水裏呀，雖然有泥，它也長到泥裏頭；但是啊，它出污泥而不染，那麼很少的。所以你不要以為多，那個草那麼多，沒有什麼大用處；蓮花那麼少，人人都歡喜。

那麼這九十五種外道，就修這種的外道法，他這個專門說這個鬼，說神的，說這個妙的，啊，說人的吉凶禍福，說啊，神通變化，啊，總想使神通，總想使神通，這是外道的邪定。

那麼正定，什麼叫正定呢？正定啊，就是四禪、四空處、九次第定。在《楞嚴經》上講那九次第定，那是正定。**四禪**：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這

四禪。**四空處**：空無邊處、識無邊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想非非想處，這個四空處。

前邊所說的這個樣子。

慧，有一個邪慧，有一個正慧。怎麼還會又有邪慧，又有正慧？這個邪慧，他啊，執著這個身見，和邊見，那麼他就啊，撥無因果，他說沒有因果。他所說的呢，就一種啊，邪知邪見，有這種邪的智慧，啊，沒有正當的智慧。

這種的外道的知見，他呀，說是不垢，不淨，所以呢，他就吃糞；人家吃飯呢，他吃糞；人家穿衣服呢，他就啊，把衣服都脫了它，裸體，學這個天體的運動。現在有一班的這個人都不穿衣服，到山上去啊，不穿衣服，到水裏不穿衣服可以，去游泳去，你這要穿一個游泳的衣服；你到山上去不穿衣服，那簡直和禽獸一樣，就是獸類了。

那個獸類呀，牠不穿衣服，但是牠長毛；那個毛呢，到春天，牠就把那厚毛脫去了，啊，到秋天，牠把那個厚的毛啊，又生出來，冬天呢，牠也一樣禦寒。那麼你跑到山上去，啊，不穿衣服，說這也沒有男女相了，這就

是外道的境界。一般無知無識的人呢，啊，認為這可是妙到極點，所以呀，就跟著這種外道，去學這顛倒法，啊，跑到山上去啊，不穿衣服，裸體，這叫裸體外道。吃糞，他不吃飯，吃糞，他說這個人家不吃的東西，我要吃，你說這個是顛倒不顛倒？這就叫邪智邪慧，撥無因果。

Door2-106-015

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又想起來一個公案，很久沒有講公案，那麼今天呢，想起來。以前有一個老修行，但是啊，就近於這個吃糞的，裸體這種的外道。他雖然呢，掛名是佛教，但是啊，他行外道法，行外道法呀，所以他知見呢，就是邪知邪見。那麼有一天呢，就有人來問他，說，啊，你是一個大修行人啊！很有修行的；可是，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呢？就問他，有沒有因果？他就隨隨便便也不加思索，就說了，說，大修行人呢，不落因果的！哈，說好像今天，哦！這樣子，不落因果的！這一句話不要緊呢，等死的時後，就變成一個老狐狸，一個狐狸！

這個老狐狸，不是說，一生出來就是個老狐狸，這狐狸活的年頭，年很久了，活了很多年，啊，多少年呢？活了，啊，不止五百，哼，五千年都有，所以變成一個老狐狸精。這個老狐狸精，怎麼叫老狐狸精呢？因為牠有神

通了，也有一點鬼通。怎麼叫神通呢？牠會變人了，這狐狸呀，能變成一個人；若沒有神通，牠不會變人的。

怎麼又叫有鬼通呢？啊，牠只知道啊，戰戰兢兢，啊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的，到那個走到那個冰上的時候，牠要聽那個響，聽這個冰，它響不響？若響啊，我就不能過這個河；要是不響呢，啊，那就沒有關係囉！這叫鬼通。

那麼可是啊，這個老狐狸精，也是啊，與百丈禪師有點緣，有點緣。百丈禪師啊，在那講經，牠就來聽經；啊，聽經，你說牠怎麼樣子啊？變成一個老居士的樣子。這個老居士啊，啊，鬍子很長的，大約是白色的，鬍子都白了。那麼面呢，紅紅的，啊，好像啊，那個小孩子，那個面孔，這叫啊，童顏鶴髮，頭髮白了，啊，鬍子也白了，面可是紅色。不是說，怕醜的，覺得不好意思他面紅了；或者被人家一罵，他臉紅了，不是。他平時啊，都這麼紅紅的臉，來這聽經。

一聽，聽了很多天，有一天呢，他就沒有走；人家都走了，這個聽經的人呢，聽經啊，講法呀，這個聽完經就要走的，不是聽完經要住下的。那麼無論誰講，lecture講什麼，人講完了，你要解放人家，不要把人捆著不叫走；

好像我們這個這位大教授啊，在這講，講完了，啊，你們還纏著他，把他綁著，走不了！哈，走不了，他也想要跑，又不好意思；不跑，又要睡覺去，啊，因為太辛苦！那麼你們就也不識時務，總想要講多幾句，這多幾句啊，他心裡就生了煩惱了，唉，真是混帳！講完了還覺得不夠！

那麼這個老狐狸呢，這天，講完了經牠就不走。不走，百丈禪師就問牠，說，老居士，你在什麼地方住啊？牠說，哦，老法師啊！我在後山上住啊！百丈禪師說，你在後山上住，我怎麼不認識你呢？這個老狐狸精，說，哦，你當然不認識我囉，我不是個人呢！百丈禪師說，那你是個什麼？牠說，我是個狐狸呀，啊，是狐狸。他就說，你怎麼搞的？你這現在是個人，你怎麼要自己承認自己是個畜生呢？

牠說，老法師！真的！於是乎啊，就給百丈禪師就跪下了，說我呀，以前也是一個修道的人，不過我啊，是修外道的，很驕傲的，並且，啊，橫不講道理，就是，很冒失，很隨便，啊，什麼也不怕，不怕因果的！那麼因為有一個人呢，他問我，說，大修行人，落不落因果呢？問！

百丈禪師說，那你怎麼說的？我說，不落因果！就因為這麼一句話嘛，啊，死了就變成狐狸了！想擺脫這個狐狸的身體也沒法子擺脫，啊！很久很久

了，也沒有法子得到解脫！啊，百丈禪師說，哦，你錯囉！牠說，怎麼錯囉？百丈禪師說啊，說，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呀！不是不落因果，不昧因果！昧，昧就是不明白因果。他不會不明白因果的，大修行人，不昧因果！

這樣子，這個老狐狸一聽這句話，豁然開悟了！哦！還是這樣子，啊，我錯囉！那麼這一認錯，於是乎一明白了，就得到解脫了。得到解脫呀，那麼第二天呢，就沒有來聽經。晚間呢，他又來見這個百丈禪師了，說，我呀，得到你的開示啊，我已經啊，明白了，現在呀，我把這狐狸的身體呀，已經可以呀，不要了。明天呢，你到後山上去看有一個老狐狸啊，啊，是白色的，那就是我，現在的我，那麼不是將來的我了！

你呢，這個可以把牠用這個，用一種佛教的儀式啊，給我把我那個臭皮囊啊，埋上了它！百丈禪師說，好！第二天呢，就去到後山一看，果然有一個山洞啊，啊，在那山洞門口那有一個老狐狸在那自己就死了。那麼百丈禪師說，啊，善哉！善哉呀！你現在得到往生了，我呀，還用這個僧人的禮呀，來呀，把你誦往生，把你呀，以僧禮埋葬你。所以呀，就叫所有的這個廟上的這個出家的法師啊，都去幫牠誦往生，給牠念了七七四十九遍往生咒！又給牠說了一個法！那麼這件事啊，這件公案了了。

為什麼他會變成狐狸？就因為他撥無因果，他說不落因果。所以這就是啊，外道的邪智慧呀，是很危險的。啊，我們學佛法呀，切記！切記！要有正知正見呢，要有真正的智慧呀，才可以的。

這個邪智邪慧，他呀，有一種執著，執著什麼呢？執著啊，這個身見，執著這個邊見，他呀，說這個身體是我的，一切啊，都是我所有的；他就沒想一想啊，他死的時候啊，這身體也不是他的了，這一切的物質，也都變成啊，旁人的了。啊，他執著心非常重，所以就撥無因果，他說沒有因果。

啊，他呀，就生這種啊，世智辯聰，邪知邪見；所以將來呀，會不會變狐狸呀，那還說不定！恐怕呀，變的比狐狸更卑賤的那種畜生；啊，或者變一個老鼠，或者呀，變那個屎坑子裏的那個屎蟲，這都不一定的；因為他不信因果嘛！所以就讓他試一試看！那麼這是啊，這個邪知邪見，啊，邪智邪慧，這邪的智慧。

Door2-107-016

什麼叫正的智慧呢？啊，正的智慧呀，他也就因為啊，明白這個身見，邊見是不對的，他不執著，沒有執著了。啊，說我這個身體呀，這是四大假

合的，啊，等要死的時候，四大分張啊，什麼沒有了。所以呀，就不要執著這個身，也不要執著這個邊見，身見，邊見。啊，邊，就是落於一邊了，他總不想中道，總是想那麼一個偏的地方去，邊見。

可是啊，這個正智正慧，就因為這個邊見，身見呢，他都能看破了；看破呀，他就放下。放下這個身見，邊見，他就開了智慧了。這個智慧呀，一開了，啊，他更得到啊，這個辯才無礙了。所以呀，他就說了，說你們切記呀！切記要信因果呀！深信因果呀！你不要不信因果呀！啊，有因就有果呀！種善因就結善果，種惡因你就結惡果；你種瓜就得瓜，你種豆就得豆，你種那個potato（馬鈴薯），不會呀，生出辣椒來的。

所以呢，他就給人講這個因果，說真有因果。啊，這麼一講，怎麼樣啊？啊，他就生出這辯才無礙，說諸善法，給這個人講種種的善法；一講啊，講的大家都聽的，咦，是這樣子！我要改過自新了，哎，我再不能這麼迷迷糊糊了，我再不能喝那麼多酒了，我也再不抽那麼多菸囉，啊，我也再不能吃那麼多迷魂藥了，哦！明白了。這叫用諸善法，「巧把塵勞為佛事，善知方便度眾生」，啊，這就是因為他信因果的關係，這就正知正見，正當的智慧。

再有一個講法，什麼叫大智慧呢？大智慧，就沒有智慧了。說，那沒有智慧怎麼叫大智慧？你也有個智慧，又怎麼叫個大智慧？若有的智慧，那談不到大；沒有智慧，那才是大。說，那我就是沒有智慧！你知道你沒有智慧，那你還是有智慧；你若知道了，咦，那真是大智慧！「大智若愚」，大智慧的人就像一個愚癡的人。

就是啊，見到人家的有毛病，也不說，也不講。啊，講出來，那還不夠大；因為大，你要把那個小的包住，包住，就不要說它了。所以呀，你明白的，什麼事情都是對的；你若不明白呢，什麼事情都不對了。無論做什麼事情，他自己在做那時候，他都認為是對的；他若認為不對，他不會做的。

說，我知道，有一次啊，我明明知道不對，我也要做去了。那你明明知道，不是明明知道，你是暗暗知道；你若真明明知道，怎麼還會去做呢？暗暗知道，就好像明白又不明白了，啊，那是糊塗明白，不是明白糊塗。

前邊所說這個戒定慧這三種法，所以叫三種事。這是啊，這個三藏教，就對著啊，這個舊醫，這個戒定慧，這邪定、邪戒、邪慧，來說的。所以說，「迢然不同」：迢然呢，也就是一個不同的樣子，有條不紊的，那麼他很超越的樣子，和這個不一樣。所以說「異後三教」：和後邊那個通、別、

圓這三種的教義呀，都不一樣，都有所分別。所以呀，那麼這個，立這個三藏的名字，這是可以的，不會有什麼錯誤的，所以呀，這個智者大師，他這個小乘教，叫三乘教，這是啊，不用這個小乘的名字，用這個三藏的名字，這是啊，可以講的通的，可以這麼樣子立法。

通教，意融三故；別教，依一法性，而顯三故；圓教，三、一無障礙故。

通教，這個「通教，意融三故」：所說這個通教啊，它也通於圓教，通於別教，也通於三藏教，所以呀，這個通教，通其它的三種教，這是一個講法。也可以說呀，通教，和別、圓這三種啊，它都互相通著。那麼這兩種講法都可以的。

「別教，依一法性，而顯三故」：這個別教呢，它是依一法性，就一個法性。這法性呢，是人人呢，都具足的這個法性。法性，也就是佛性，所以呀，這個佛性。那麼這個佛性啊，它離開這個五欲的過，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所以呀，他就修這個戒律，以這個戒波羅蜜啊，而成佛。那麼這個法性啊，是具足一切法，所以呀，這個別教，就是般若，般若是依法性而說的。

而顯三故，顯出來啊，這個通教、別教、圓教，也可以說；也可以說呀，顯出這個戒、定、慧。這兩種講法都可以。

「圓教，三、一無障礙故」：若講到圓教呢，它是圓融無礙的了。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三、一無障礙，所以這個圓，怎麼叫圓呢？你怎麼樣它都可以的。是你說它融通這個三藏也可以，你說它具足戒定慧也可以，你說它具足這個通別圓都可以。總而言之啊，這個圓，就是圓融無礙的，沒有障礙故，所以呀，這是個圓教。

Door2-108-017

所以不名小乘教者，此教亦有大乘六度菩薩，三十四心斷結，成真佛故。

所以說這個三藏教啊，所以不給它起名叫小乘教的原因為什麼呢？啊，就因為啊，這個三藏教啊，也有大乘，裏邊呢，也有大乘的菩薩。「六度菩薩」：

修六度的。這個六度，你們各位一定都很清楚的，不過還有一些個沒有聽過經的人呢，就不會知道什麼叫六度？

六度，第一度，就是「布施」：布施啊，就是布施給人，不是叫人布施給自己，這要清楚。不是說，哦！你要布施，我要接受你的布施。好像，說出家人不貪財，越多越好，那麼就貪人家布施給自己，自己不布施。那麼自己不布施啊，你自己也就沒有人供養你；你自己又布施，才啊，有人供養你。

所以呀，我沒講嗎，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，那麼你布施啊，這個財呀，就得財，這叫「捨一得萬報」，你呀，布施一分錢呢，將來你就有一萬分也不止。好像那一些個有錢的人呢，他都是以前做過布施，所以他現在才有錢。這個因果，就是啊，你種善因，就結善果；種惡因，就結惡果；這是啊，自己去造的，布施。

第二度呢，「持戒」：持戒啊，就是啊，守戒，守持著這個戒律不犯。你要是能守住這個戒律不犯，這也啊，可以到彼岸。你布施可以到彼岸，你若能持戒，也可以到彼岸。那麼說，我啊，布施，我沒有錢；持戒呢，這也很不容易的。

那你就修「忍辱啊」：這個忍辱，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你要啊，學的這個忍辱波羅蜜，無論誰打你，罵你，你都不發脾氣，啊，你應該做什麼感想呢，你說？啊，這是幫助我成就我的忍辱波羅蜜呢！

「有人罵老拙，老拙只說好」啊，哎，說，很好的，罵多一句，啊，那麼他罵你多一句，你說在罵多一句更好一點！你這麼樣子啊，他就怎麼樣子有脾氣的人，也會沒有了；一看你，這個人沒有什麼用，罵你，你像個木頭似的！啊，也不發脾氣，也不哭，也不笑，所以說有人罵老拙，老拙只說好，這彌勒菩薩這樣子。

「有人打老拙呢，老拙自睡倒」，就自己睡下了，「唾在我面上」，唾在我面上的口水，「憑它自乾了」，讓它自己乾；「我也省力氣」，我呀，也省去我的力氣，「你也無煩惱」，你呀，唾在我面上我都不管，那麼你也沒有煩惱了，你看這個人呢！

啊，「這樣波羅蜜呀」，你若能得到這樣的波羅蜜，「便是妙中寶」，這是妙中的寶；「若知這消息」，你若知道這個消息，「何愁道不了」。我講了很多次了，那你若能明白這個道理呀，這就是修忍辱了。

說忍辱，也是不容易的，那你就修「精進呢」：晝精進，夜精進，晝夜六時恒精進，啊，常常的精進，修這個精進法門，也可以到彼岸。啊，說，精進呢，我們太辛苦囉！拜佛、念經總要精進，這一天到晚也沒有閒著的

時候，忙的不得了，啊，精進，啊，very tired，很疲倦！

那你去修「禪定囉」：你坐那地方可以打坐入定，入定不會啊，疲倦了。

那麼入定，說，入定，常在定裏邊呢，什麼都忘了！

那你若想起來什麼，你就學「智慧啊」：修般若波羅蜜啊，啊，般若啊，是明白一切法，但是明白一切，也是空，要觀空。所以這六度啊，都可以到彼岸。

那麼現在這個六度菩薩，菩薩，怎麼叫菩薩呢？菩薩，就是自度度他，自己呀，把自己度了，還要度他人；自利利他，自覺覺他，啊，要啊，普度一切眾生，發心呢，「若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」，啊，假使一個眾生沒有成佛，我也不入涅槃，我也不成佛，那麼這是六度菩薩的願力。

「三十四心斷結」：這個三十四心，那麼先講一講，我聽一聽，先講一講看看是什麼，也不太清楚，因為他沒有說詳細，你找佛學辭典呢，它說的又太多了，記的不清楚，所以這是很不容易的，就是講經就有這個麻煩。這些個麻煩你若不能解決問題，你就不能講經了。

因為有的人呢，專門問這些個難題，啊，問你什麼叫就是八忍呢？這個三十四心，因為八忍，八智這是啊，十六心，又加上啊，九無間道，又叫無礙道(無障礙那個礙)。你看，以前的人翻譯叫無礙道，那麼這個有點科學的頭腦的新學派呀，翻譯無間道(間呢，間，門字裏邊搞個日字，間斷的間)。你看這個什麼上就說，九間，九解脫，這兩個九，合起來啊，十八，這叫十八心。十八心，加十六心，合起來這叫三十四心。

怎麼叫九解脫呢？又怎麼叫八忍，八智呢？又怎麼叫九間道呢？這個八忍，八智，是這修行啊，修這四諦，斷惑，所以呀，因為它能斷惑，所以叫「智」。但是這種智呢，你必須要忍。好像我們這個人呢，來了無明了，或者來了這個欲念，這個欲念來的時候，你就要忍它，這叫苦法忍，你要，啊，不要啊，想那種樂，你就，想一點苦，苦忍，忍不了也要忍。

啊，這個人呢，慾火燒身，那種欲念呢，哦，很厲害！但是你要忍，不要隨著它跑，這叫苦法忍。你這一忍，就生出智慧了，哦！原來這沒有什麼，這是一種妄想！啊，生出智慧來了，這叫苦法忍，苦法智，因為你一忍，它才能生出智慧來。

集法忍，這個集，是煩惱。煩惱啊，是不容易忍的，但是啊，你也要忍，

這個集的法也要忍；一忍就生出智慧了，生出智慧，這叫集法忍，集法智。

那麼這個滅，滅，也是滅法忍，滅法智？這個法不容易滅的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啊，這個就是法，都要放下它；況且那不是法呢，更應該要滅。所以，說「無智亦無得」，那就是個滅，無智亦無得，這滅法忍，滅法智。

道法忍，道法智，你這修道，你也要有忍，忍，然後才能生出智慧，先要忍，後才有智。這是啊，苦、集、滅、道這四聖諦。

又有苦類忍、苦類智。類，就是它的種類。苦的種類很多，不是一樣，無論哪一類你都應該忍，才能生出這種智慧。這個道、滅，和這個集，都是這樣子。這叫八忍，八智。

Door2-109-018

那麼講九無間，九解脫，因為啊，這個三界，有九地；三界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是三界。三界分開九地，每一地啊，都有九品的這個見惑；見，見惑(看見那個見)。你有這個見惑，你就要修，你修啊，才能斷

這個見惑。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三界啊，分開九地。

欲界呢，是一地，這個一地呀，叫「五趣雜居地」。五趣，就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這三趣；人、阿修羅這是兩趣；合起來這叫五趣。五趣雜居地呀，在這個欲界裏頭生出(雜，就是雜亂的雜)。那麼因為這五種眾生啊，在這個地方啊，同居的，這叫五趣雜居地，第一個，這個欲界，有一地。

色界呢，有四地。這個四地就是什麼呢？就是離生喜樂地、定生喜樂地、離喜妙樂地、捨念清淨地，這是四地。再加上啊，四無色地，四無色，就是空無邊處地、識無邊處地、無所有處地、非想非非想處地。本來那是「天」來著，但是你也可以講成「地」，所以呀，叫這九地，合起來這九地。

在這九地呀，每一地都要斷九品的見惑。這個惑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貪瞋癡這三種的毒。三種的毒啊，有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這是三品；中上品、中中品、中下品；下上品、下中品、下下品，這分成九品。就是這個貪瞋癡，分成這個九品。

所以一樣說貪瞋癡，那你又要知道是哪一品？在哪一個境界上？有的人貪心就很大的，啊，他抱著須彌山也不放；有的人呢，拿著一粒微塵，他就

嫌它認為很多，他沒有貪，那麼這個就分為九品。那麼九品，在每斷一品的時候，這叫一個無間道，正在斷這一品的見惑的時候，這叫無間道；又叫無礙道，沒有障礙了。

那麼等過了，把這一品的見惑斷了之後，這叫解脫道，這叫解脫道。所以這個九間，九解脫。正在斷惑的時候，這叫無間道；斷了之後，這叫啊，解脫道，得到解脫了，把這惑斷了，這無明啊，破了。這個見惑，也就是由無明生出來的，因為這個貪瞋癡，都是從無明那來的，那麼把它分開這麼多。那麼現在啊，把它斷了，正在斷的時候，啊，這無障礙了，因為把這個障礙斷了，這叫無間道。斷了之後，這叫解脫道，所以呀，九無間，九解脫，就斷這個九品的見惑。

那麼在這個見惑，每一地呀，要斷九個，斷九品，每一地斷九品。所以你斷了欲界，色界你還沒有斷；斷了色界，無色界你還沒有斷。所以都斷了，這才呀，叫一個見道位，證了初果阿羅漢。

那麼這叫三十四心斷結，這個結呢，就是那個煩惱，也就是那個九品的見惑，斷結。啊，「成真佛故」：成了這個真佛。這個真佛呀，也就是一個報身佛，就是釋迦牟尼佛這個丈六老比丘相，這叫真佛。

所以說話一定要會說，會說，然後先要明白才可以說，不是不明白亂說。

啊，在這個國家，有一些個自造的祖師，也不知道菩薩是怎麼一回事，他就亂稱菩薩；也不知道羅漢是怎麼樣一回事，他就亂稱羅漢，啊，結果，羅漢也不羅漢，菩薩也不菩薩，是什麼呢？啊，是個無明鬼！

為什麼他自己不叫自己是無明鬼呢？因為這「鬼」，他知道是很不好的一個名字。他為什麼要叫「菩薩」呢？為什麼要叫「佛」呢？為什麼叫「阿羅漢」呢？因為他知道這個名字是不錯的，人人都要恭敬菩薩、恭敬佛、恭敬阿羅漢，啊，他，我也就說我自己是佛，我自己就是菩薩，我自己就是阿羅漢，你們好來恭敬我；你一恭敬我，那我就有辦法了，所以就是這個。

為什麼我給他起名字叫無明鬼？他自己不明白，啊，還要去教人家也不明白，你說這是無明教無明，也就是啊，瞎子去教化瞎子，以盲引盲，自己不知道，不肯坦白說，哦，我不知道，說，啊，都是菩薩！

我給你們講這個佛法，我懂不懂呢？我也不懂！不過，我雖然不懂啊，說，還不致於亂說。那麼你們無論哪一個，在這歡喜學的呢，就在這學；若認

為講錯了，說，啊，他也亂說，沒講不出個所以然來，那麼就可以找一個更明白的人去學去。我絕對啊，不把這個我的弟子啊，只可以在我這學，不准到旁的地方去。我是儘量的大開門戶，誰願意走，這是最歡喜；那麼誰願意來呢，也是我最歡喜的，走也歡喜，來也歡喜，就是沒有問題，Everything's Okey！我的宗旨。

Door2-110-019

故藏通別圓之義，四教互有；而覈(尸ㄛ)其定實，餘三不成，唯成當教中義耳。

因為在前邊所說這種種的道理，所以呀，這個三藏教，和這個通教、別教、圓教知義，它們呢，每一個教在它自己本身呢，本教的有這種義理。「四教互有」：這個四教裏邊呢，互相都有多少這個關係，連帶的關係。就是三藏教，在它本教啊，來說是三藏教，但是啊，它和這個通、別、圓也都有關係。

這個通教，在它本教，啊，屬於通，但是也有啊，這個藏，和別、圓這個意思，不過不多；因為不多呀，所以就不立這個名字。這個別，圓呢，也

是這樣子，所以說四教互有。雖然說是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，可是啊，在這四教裏頭，互相都有這四教的義思。

「而覈其定實」：你要是啊，一定把它考察，推究，啊，指定了它，說一定是啊，實實在在是這樣子。「餘三不成」：那麼因為以它這個當教為主，所以呀，就和其於的那三種的教啊，那個名字不一樣。「唯成當教」：唯獨啊，就是取它那個當教，就是那個本教，或者三藏教的本教，或者通教的本教，或者呀，這個別教的本教，或者圓教的這個本教；「中義耳」：就是啊，它本教，那個當體的這個意思，所以呀，因為它這個意思為主，那麼就啊，命它這個名字。

但判華嚴，兼於圓別。以就登地已上，約寄位行布，為別義故；名異義同，亦無大過。

「但判華嚴，兼於圓別」：判呢，就是評判，就是判斷，也就是啊，審定。怎麼叫審定呢？審，就是審查，也就可以說是那個觀(觀世音那個觀)。但是為什麼叫審呢？審，就是啊，很謹慎的意思；定，定就把它說出一定來，所以這判。華嚴，華嚴呢，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《華嚴經》。

這華嚴經啊，是在佛最初成道，先說大華嚴經。佛，最初成佛，那麼用佛眼來觀察，看過去諸佛、現在諸佛，和未來的諸佛，最初成正覺的時候，都要說這個華嚴經，以為啊，這個說法的一個開始。

為什麼要先說華嚴經呢？這華嚴經，是教化諸大菩薩，法身大士。好像太陽開始啊，昇空的時候，就剛一啊，出來的時候，先照高山。這個高山呢，就是這一些個大菩薩，先得到啊，這種圓頓的法門。所以佛呀，釋迦牟尼佛，順著這種啊，說法的次序，也就啊，先說華嚴經。

可是說華嚴經的時候啊，二乘人呢，聽不見。因為二乘人的心量小，境界小，只知道啊，這個近，而不知道遠；只知道淺，而不明白深。所以呀，
「有眼不見盧舍佛，有耳不聞圓頓教」。

Door2-111-020

那麼說到這會啊，有人說啊，這個我不相信？為什麼佛說華嚴經，二乘人呢，有眼不見，有耳不聞呢？啊，那麼他眼睛是看什麼的？耳朵是聽什麼的呢？為什麼佛說法他都不知道？你不要問我這個，我現在問問你！這有兩個小孩子，我們這說法，他們聽得見嗎？他看得見嗎？他懂不懂呢？這

兩個小孩子，也和你們大家坐在這一個講堂裏邊，啊，他們就不懂？這是幹什麼呢？啊，每天晚間都來，每天晚間他們也都不懂？就在這個地方，啊，願意哭還是一樣哭，願意笑還是一樣笑，願意調皮就調皮。那麼這個呢，二乘人，就和這小孩子是一樣的。

在佛教裏頭，大菩薩呢，就是比方大人，二乘人就好像小孩子，所以他不懂。那麼這是很淺近的一個比喻，大約你們大家就明白這有眼不見、有耳不聞這個道理了。不然的時候，他怎麼也有眼睛，也有耳朵，他怎麼就看不見，聽不見呢？啊，你看小孩子，他都有眼睛，有耳朵啊，可是就不懂，不知道什麼叫佛法？

這個安安雖然說會念「南無大悲」，啊，又會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她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是什麼意思，不知道？等長大了才懂了，哦，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無量光，又名無量壽，就是無量光佛，又名無量壽佛。啊，他因為在過去生中啊，他發願，發了四十八願，啊，說有啊，一切眾生稱我名號，若不成佛的話，他也不成佛！

所以我們現在啊，大家念這阿彌陀佛呀，就是幫著阿彌陀佛發這個願！幫著阿彌陀佛成就這個願！啊，這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她明白了。所以二乘

人呢，啊，有眼不見，有耳不聞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又者，這個二乘人呢，就好像平地四的；那麼平地上啊，因為有高山擋住了，太陽就照不到。日出來先照高山，所以呀，釋迦牟尼佛說華嚴經的時候，二乘的人呢，如聾若啞呀，啊，就好像聾子似的，又像個啞巴似的，他不知道說什麼好，所以呢，這個大法，就照不到這二乘人。

佛一看呢，只有大菩薩才能得到這種的利益，二乘人得不到這種的利益；於是乎啊，又隱大示小，才說這個阿含經。阿含呢，是三藏教，就度這個小乘人，這裏邊就講四諦法。四諦法，就是苦、集、滅、道。本來是苦、集、道、滅，那麼因為那麼念呢，不順口，所以說苦、集、滅、道。

釋迦牟尼佛啊，就說了，給他二乘人說，說，此是苦，汝應知啊！此是集，汝應斷呢！此是道，汝應修啊！此是滅，汝應證啊！二乘人一聽，咦！我怎麼，這苦我應該知道，什麼叫苦？這一找這「苦」，哦，有三苦，苦苦，壞苦，又有行苦，又有八苦，又有無量諸苦，啊，這知道了。

集，什麼叫集呢？集，就集聚為義。集聚什麼呢？集聚這個煩惱。煩惱是什麼呢？就是垃圾，就是啊，這些不乾淨的東西。啊，這不乾淨的東西，

應該呀，把它清理好了，哎，應該把它斷了，不要叫它再有這些個不乾淨的無明煩惱。斷，這煩惱若斷呢，要做什麼呢？要修道。

修道，修什麼道呢？啊，修佛道，所以要修道。修道有什麼好處呢？為什麼要修道呢？修道，要希望這個滅，滅，就得到啊，這個涅槃，得到這個涅槃的四德，常、樂、我、淨，修道。這叫「知苦，斷集，慕滅，修道」。
(這個慕滅，就是一個羨慕的慕)。

二乘人，在佛沒有說這個四聖諦法的之前呢，他不知道什麼叫苦？啊，佛給他指出來了，他就知道苦了。知道苦，怎麼樣了苦呢？就要斷集。這苦就是從煩惱那來的，你若沒有煩惱了，就沒有苦了，所以叫斷集。慕滅，就啊，希望啊，得到涅槃。這個慕，羨慕，仰慕，所以要修道了。

這四聖諦，你往這邊一走，就是苦；往那邊一走，就是滅了。滅什麼了？滅苦了，苦就了了。所以呀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；(道、滅)，苦、集、道、滅，有這個道路。道路啊，你往這個「集」這邊一走，就是苦；你往那個「滅」那邊一走，啊，就是樂；這苦樂呀，就在你自己。所以佛啊，這樣一說，二乘人說，咦，是有點意思，咦，試試看，啊，就生出一種啊，這個想要去幹去了。啊，佛呀，這第一轉法輪。

第二轉法輪，佛說，啊，「此是苦，我已知；此是集，我已斷；此是道，我已修；此是滅，我已證」，嗯，說這個苦啊，我已經知道了；不復更知，我不必啊，再知道多了，我完全知道了；知道啊，完全了，所以不需要更知了，再沒有這麼多了，就是這麼多的苦。此是集，我已斷，不復更斷，這個集呀，煩惱我也斷囉，我不需要再斷煩惱了。

這個說，此是道，我已修，不復更修，我啊，不需要再修了，我已經修完了。此是滅，我已證啊，不復更證，不需要再證了，啊，這現在就等著你證了，等著你修了，等著你斷了，等著你知道了。

那麼這個佛又說，此是苦，是逼迫性啊！這苦太厲害了，壓的你呀，啊，都喘不出氣來；此是集，是招感性啊！為什麼有這個煩惱來呢？因為你裏邊有無明了，這個無明招來的，這招感性；此是道，可修性！這個道啊，是可以修行的；此是滅，可證性啊！說這個滅，是可以證得這個滅啊，哎，那麼你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就要修這個四聖諦法了。

二乘人一聽，說，啊，好，我們照著你所說的來試一試。那麼有的一試，喔，即刻證果了，就得到啊，這個滅的好處了，得到滅的快樂，所以以後

啊，就很多人呢，修這個四聖諦法了。

在釋迦牟尼佛講四諦法之後，很多人依照這四諦法來修行，都證得呀，初果阿羅漢、二果阿羅漢、三果阿羅漢、四果阿羅漢。那麼我們現在也是講這個苦、集、道、滅這四諦法，為什麼就沒有人證得啊，這個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？因為我們現在這個人呢，都不知道這苦是苦，以苦為樂，以這個苦啊，作為自己的樂，背覺合塵，他啊，不生這個覺悟心。

所以呀，這個塵土，一天比一天厚；這個智慧，就一天比一天的薄了。沒能知道這個真知道苦，所以就不想離開這苦。沒能知道這個涅槃的這種的快樂，所以也不想得這種的樂。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停留在這個凡夫的地位上，而不能證果。

「兼於圓別」：這華嚴呢，華嚴經，本來屬是頓圓，但是它也兼著別教；

「以就登地已上」：它這種說法，是因為這個華嚴經的所教化的都是登地以上的菩薩；若是根據這個「寄位行布，為別義故」：寄位呀，的菩薩，他因為啊，還沒有正式到這個等覺的位，這叫寄位的菩薩。行布，行布啊，就是一種次第，在前邊呢，已經講過這行布。

為別義故啊，這個道理呢，這個意義呀，它是屬於別教的。「名異義同啊」：這個名字啊，雖然是不同，是兩樣，可是它那個意思呢，是一樣；「亦無大過」：也沒有什麼大的過錯，也是啊，就亦無大過，就是說的，也說的對。

Door2-112-021

三唐初海東元曉法師，亦立四教：一、三乘別教，如四諦，緣起經等。二、三乘通教，如般若，深密經等。三、一乘分教，如梵網經等。四、一乘滿教，如華嚴經等。

那麼這個第三的，又有一位法師，他呀，也立的四教。這位法師是誰呢？是「海東元曉法師」：海東啊，也就是東海，東海，那是說的誰呢？就說的這個高麗，高麗啊，有一位叫元曉法師的，他在中國啊，學教。學了，把這個天臺呀，賢首啊，這個教他都學，學的都知道一點了；所以他呀，也立一個四教，他自己呀，這表示他也有大智慧，啊，也立了四種教。

這四種教是什麼呢？第一種，他說是啊，「三乘別教」：三乘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這三乘的別教。這是啊，就是說這個四諦，十二因緣，這種緣

起經啊，等等。他說啊，他判這一類的經啊，就作為三乘別教。

第二呢，「三乘通教」：他也用這個別的名字，又用這個通的名字。第二啊，三乘的通教，它也通於其它的經。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所說的般若經，和這個深密經等。深密經啊，也是一部經的名字，若願意詳細知道呢，可以找這一部經啊，看一看。

「三、一乘分教」：那麼第三呢，他說這個一乘，一乘，就是菩薩乘；分教，但是啊，不圓滿，這個只有一部份，這個分教。「如梵網經等」：就好像啊，所說的這個戒律啊，這個梵網經啊，這就是啊，菩薩的這個一乘的，菩薩的一部份。

「四、一乘滿教，如華嚴經等」：第四種教啊，它就立的這也是一乘教，是菩薩乘。這個滿教，是圓滿修多羅，圓滿大經。那麼是哪一部呢？就是我們現在講這華嚴經。他說這華嚴經啊，哎，和這個法華經啊，這都可以說是滿字教了。

然三乘共學，名三乘教；於中未明法空，名別相教；說諸法空，是為通教；不共二乘，名一乘教；於中未顯普法，名隨分教；具明普法，名圓滿教。

「然」：這個清涼國師啊，又說，然，他所立的這個四教，那麼怎麼叫三乘，怎麼叫一乘呢？這個「三乘」：就是啊，「共學，名三乘」：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都可以學這呀，這種的法，所以呀，這叫共學，三乘共學的，名叫三乘教。可是在這個三乘教啊，「於中未明法空，名別相教」：在這個聲聞，緣覺，只啊，說這個「人空」，而沒有啊，說這個「法空」，沒有明白呀，指出「法空」，所以呢，就叫別相教。

「說諸法空」：等到啊，有的經上說啊，諸法空相，「是為通教」：這個呢，他給起的名字叫通教，這叫通教，這是既然明白人空了，又明白法空，所以呀，它通了，這啊，他給起名叫通教。「不共二乘，名一乘教」：怎麼叫一乘教呢？一乘，就是單單的菩薩乘。不共於二乘，不共這個聲聞，緣覺；聲聞，緣覺啊，他們沒有份的，所以這個呢，啊，就叫一乘的分教。

因為啊，在這個經裏邊呢，它沒有顯出啊，這普遍的圓滿這種的修多羅法；所以呀，就給它起個名字叫「隨分教」：說隨你這個根性，就有你的一份，所以叫分教。「具明普法，名圓滿教」：那麼具足啊，說明了這普法，就是啊，普遍圓滿這種法，所以叫圓滿教。那麼因為華嚴經，這華嚴是周徧法界的，「大、方、廣」，哎，所以呀，這叫普法，他給起個名字呢，就

叫圓滿教。

然此師大同天臺，但合別圓，加一乘分耳。自言且依乘門，略立四種，非謂此四徧攝一切，故無有失。

「然此師啊」：然而啊，這一位元曉法師，「大同天臺啊」：他所立的這個四教啊，大略的意思，和天臺教啊，這個相同。「但合別圓，加一乘分耳」：他呀，前邊有這個三藏教，又有這個通教，那麼他把這個別圓呢，合到一起，加了一個一乘教，一乘的圓滿教，一乘的分教。那麼雖然名字是不同啊，但是意思啊，和天臺呀，差不多。

那麼這位啊，元曉大師他自己說，「且依乘門呢」：他呀，依照這個三乘的這種的方法，這種法門，「略立四種啊」：我大略的立出來四種的教。

「非謂此四」：可不是說這四種教啊，我所立的這四種教，「徧攝一切」：把一切的三藏十二部都包括在一起了，還不是，它沒有徧攝一切。「故無有失」：因為它沒有啊，包括這一切，所以呀，這個他立的這個四教，也沒有什麼大的過錯。

四賢首弟子苑公，依寶性論，立四種教。

第四啊，又有一個是賢首的徒弟，賢首法師，「賢首」：就賢首教，他啊，賢首立的是五教。他的徒弟，「苑公」。「依寶性論」：依著這個寶性論，有一部書啊，叫寶性論。「立四種教」：他啊，野立出來四種的教義。

論云：有四種眾生，不識如來藏，如生盲人；一者凡夫，二者聲聞，三者辟支佛，四者初心菩薩。

在這個寶性論上啊，有這麼幾句這個文呢，論文呢，說的，它說，說啊，「有四種眾生，不識如來藏，如生盲人」：有這四種的眾生，雖然在如來藏裏邊，他不知道有如來藏，他不認識如來藏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也就好像啊，那個魚在水裏，牠不知道有水，牠在水裏跑上跑下，游來游去的，啊，牠覺得好像在虛空裏頭似的，啊，忽上忽下，忽高忽低的，這個魚在水裏頭，牠不知道有水的？

人呢，在這個風裏邊生活著，不知道有風，你看不見風；雖然那個風吹的到你身上，你覺得有，但是你看不見它的形相。

那麼這四種眾生，在如來藏裏邊，也是這樣子；雖然他沒有超出如來藏之外啊，可是他不認識如來藏，不知道本有的這個佛性。啊，這是哪四種眾生呢？「一者凡夫」：這個這四種的人呢，就好像生盲似的，有生盲人，就一生來就沒有眼睛；沒有眼睛啊，沒有眼睛，他就不知道啊，一切的物質是什麼樣子？好像那個盲人摸象，有好幾個這瞎眼睛的人。

瞎眼睛的人呢，有一個國王他自己有這個象；他就把這一般的盲人呢，放出去，叫他看看這個象是什麼樣子的？這個這一般盲人呢，到這個象的身上啊，每一個人摸一部份，有的摸到象鼻子上，他就說這個象啊，人問他象是什麼樣子？他說這個象啊，好像一個肉鞭子似的，肉鞭，這個用肉做的，可以打人的這個東西。

啊，又說好像一個漏桶，因為那個象的鼻子也有窟窿，這個摸鼻子這個地方說。摸腿那個人呢，就說，啊，象啊，象就像一個柱子似的，像一個大柱子似的，他摸這個象的腿呀，就好像這個pillar。又有啊，摸到象耳朵，說這個象，這個國王問說象是什麼樣子啊？牠像啊，哦，象好像一個畚箕似的，好像畚箕似的，就是裝東西一個那麼一個東西似的，他摸到象耳朵上，也就可以說是好像那個裝垃圾藏那個東西似的。

那麼又有人摸到啊，這個象的肚子上，國王說你說這個象像什麼樣子？他說，哦，這個象啊，就像個鼓似的，像打那鼓啊，那麼樣子。哈，象是這樣子。總而言之啊，各有所覺，這個說這個象是這樣，那個說是像那樣子；大家集中到一起，也不是一個全象，也沒有說出這個象啊，究竟是什麼樣子？因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是生盲，生來就瞎了，所以他只用這個手來摸呀，憑手這麼一摸啊，的感覺啊，斷定這個象是什麼樣子，就錯了。

所以呀，說這個四種眾生，如生盲人，好像啊，生來就沒有眼睛，所以他不認識如來藏，不知道如來藏？這個四種眾生是什麼呢？這第一類的，一者是凡夫。怎麼叫凡夫呢？凡，是平凡；夫，就是這一個人的一個名稱，就是一個平常人，不是一種啊，特殊的人才，不是超人，那麼這凡夫。凡夫呢，就是不覺，沒有覺悟心。

「二者聲聞」：二者是什麼呢？就是聲聞人，聲聞眾生。這啊，阿羅漢，你不要以為阿羅漢他就認識如來藏了，他也沒有認識的。「三者辟支佛」：就是緣覺。這圓覺呢，也不認識啊，如來藏性。「四者就是初心菩薩」：初發心的菩薩，初發菩提心的菩薩。

那麼在古人呢，有這麼幾句話說的很好，說，「魚子菴摩羅，菩薩初發心，三事因中多，及其結果少」。魚子，就是啊，這魚所吐的子，牠吐的很多，是魚啊，所生出那個魚子，牠生出的魚子很多，但是啊，真能啊，變化成魚的，是很少的。

菴摩羅果，菴摩羅果啊，是印度有這種果，那麼在中國沒有。這菴摩羅果呀，也是開花開的很多，結果呢，結的很少，這是一種了。還有呢，菩薩初發心，初發心菩薩，初發菩提心的菩薩，這也是很多，但是真能成菩薩的呢，也很少。所以說魚子菴摩羅，菩薩初發心，三事因中多，及其結果少，這三種的因中啊，在一開始很多，到結果上啊，是很少的。

這四種眾生，他不認識如來藏性，為什麼他不認識呢？就因為他有所執著。凡夫，就執著有人我見，這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他都執著。聲聞，他不執著我見了，執著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初發心菩薩，他不執著人見，而也有啊，眾生見、壽者見，所以呀，各有所執。所以他就啊，不明白這個如來藏性。

如來藏性，是全體大用的，所有一切眾生，都沒有超出這如來藏性裏邊，但是眾生迷而不覺。若明白如來藏性了，就是覺而不迷；你能覺而不迷了，

就認識如來藏性了。

二乘人，他得到人空，沒有得到法空；菩薩雖然得到人空、法空，可是他沒有明白中道的這種道理。所以呀，都是有所偏，叫「偏真」。真的有一點，但是偏了，沒有啊，得到中道。所以這四種眾生啊，不認識如來藏性。

Door2-114-023

啊，果道，現在輪到你講。我們現在還是講這個四種眾生，好像生盲的人呢，一樣的。這四種眾生，在今天中午啊，已經講了一個大概的意思，那麼不彷啊，再講多一點，第一等就是凡夫，凡夫，就是很平凡的，很普通的。又有一個名字叫博地凡夫，博地，就是大地。又有一個名字叫具縛凡夫，具縛，就是被綁著，被綁上了。被什麼綁上了呢？被這個煩惱綁上了。

所以呀，這個「凡」字，也可以呀，用那個煩惱的那個「煩」。這煩惱，一天呢，盡發脾氣，不論遇到什麼事情，都要發脾氣，應該發的他也發脾氣，不應該發的他又發脾氣，所以呀，一個煩惱的這麼一個人。具縛凡夫啊，就是沒有得到解脫，啊，好像啊，在這個世界被綁住了似的，綁到在，在這個五濁惡世。這五濁，就是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，這

五種濁。

我們到啊，這個(某某)那去給講lecture，他們翻譯的這五濁，翻譯了三種，剩二濁他們不翻譯，大約啊，他們說啊，五濁太多了，三濁啊，已經就夠了，所以你們念到那個五濁惡世那就有很多人呢，不知道還有多了兩濁。

這個具縛凡夫，就在這五濁惡世啊，貪戀這個世界，說，啊，這個世界是真的，一切啊，非常之好，他就流連忘返。(流，流啊，就是那個水流那個流；連，連呢，就是啊，車字加一個走字那個連)。

「流連荒亡」，(荒，就是荒亂的荒，亡)。這個這是啊，在《孟子》上，說這麼幾句，說啊，「從流下而忘返，謂之流」，從那個流的下邊，啊，就往下流，往下流啊，忘了回來了，這叫流。「從流上而忘返，謂之連」，從這個流的上邊，去流，也忘了回來了，這叫連，流連。

荒亡，荒，「從獸無厭，謂之荒」，就是去打獵，打圍，hunting。那麼今天打獵，明天也打獵，後天也打獵，打來打去啊，總也打不夠，啊，越打越歡喜打，越歡喜打越打，這麼一天一天的，都把這個時間空過了，也不理國事，這是講，講的是這個做皇帝，啊，從獸無厭，謂之荒。「樂酒無

厭，謂之亡」，一天到晚呢，就歡喜飲酒，沒有饜足，飲，越多越歡喜，越歡喜飲越飲，沒有夠的時候，這叫亡，流連荒亡。

這說呀，古來的皇帝，沒有這個流連荒亡之樂，沒有這種的娛樂。那麼他都是啊，管理朝政，治理這國家幫著老百姓謀幸福的。那麼現在這皇帝呢，都是啊，有這個流連荒亡啊，之樂，所以把這個國家也搞的一塌糊塗，亂七八糟。啊，這個呢，就是博地凡夫，這博地凡夫啊，所做的事情，就是顛倒。

其次啊，就是聲聞，第二的就是聲聞，這個聲聞本來是啊，證果阿羅漢，初果、二果阿羅漢。那麼他啊，也是不認識如來藏，如來藏性。為什麼他不認識？因為他只有人空了，這個凡夫就執著我，我所，啊，這是我的，這是我所有的，一切都執著。

二乘啊，他不執著我了，但是他執著法，啊，執著這個法。他不明白啊，這個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這一切法呀，都應該放下，況且啊，不合乎法的。所以，啊，他啊，放不下這個法，所以這法沒有空，法沒有空，這還是執著；我執他雖然破了，法執還沒有破，這種法的執著。

怎麼叫聲聞呢？他是聞佛的聲音而悟道的。佛說啊，這個四諦，他啊，一聽這個法就開悟了，所以呀，叫聲聞，聲聞人，這是二乘的一個一種。他所修這個四諦啊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，他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。他覺得啊，這個世間一切都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，是苦的、是空的、無常、無我，所以他就發心呢，修道，這個斷集、慕滅、修道，啊，想了生死，他一定要了生死。

他啊，「看這三界如牢獄」，啊，看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就好像一個監獄似。啊，「視生死如冤家」，他看這個生死啊，這真是討厭，我一定要了生死，一天不了生死啊，啊，我一天也不休息，所以他就啊，修種種的苦行，那麼想了脫生死，這是聲聞人的執著。

說，那若不執著，又怎麼能修呢？你若執著，又怎麼能修呢？這個修，就是叫你無執著。沒有所執著，你才能了脫生死；你有一點執著，這個生死就不容易了的。所以聲聞人呢，在這個法執沒有空，法執沒有空，所以叫小乘。

我們修道的人聽到這個地方啊，就應該藉這個凡夫，和二乘這個鏡子，來照一照自己，我是凡夫啊？我是二乘呢？我是辟支佛呢？我是菩薩呢？要照一照自己。我有沒有執著呢？有人讚歎我一句，我會不會歡喜呢？啊，會歡喜，那就是凡夫。那麼有人讚歎我，我若不會歡喜呢，那是不是有執著呢？那又是木頭。你連歡喜都不知道了，那就等於木頭，石頭一樣。吃的迷魂藥，吃的太多了。

所以呀，讚歎你，你也不知道歡喜，也不知道不歡喜。你要是歡喜，就是凡夫；你要不歡喜，就是木頭。啊，再若深了講一層，為什麼有人讚歎你呢？因為你歡喜人讚歎。為什麼人讚歎你，你像個木頭呢？因為你毀譽不動於心。毀，就是有人譏謗你；譽，就有人讚歎你；讚歎和譏謗，你能看成一樣了，讚歎到極點就是譏謗，譏謗到極點就是讚歎。

這個人呢，說你不好，為什麼說你不好呢？啊，就因為想要你好。他若不想你好，他不會說你不好的；啊，說你這個人真壞，哦，他說你真壞，他就想要你不那麼壞嘛！

二乘，和凡夫，都不認識如來藏。辟支佛呢，辟支佛是緣覺。緣覺，他修十二因緣的。十二因緣，第一呀，他要破無明。他說，哦，這有了無明，

然後就有了行了，啊，很奇怪，無明它怎麼就會行了呢？根本就無所明瞭啊，怎麼又會行呢？啊，這個行，就是從無明這生出來這種啊，無明的行。

行緣識，啊，這個識，有了行了，就有這種識，分別了，有所分別。有了分別，就有了名色了。啊，有名色，就有了六入了，有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有六入了，，就有觸了。有這個觸塵，就有了受了。有受，就生出一種愛。啊，有愛，就生出一種自私，就要取了。啊，有取，然後就要有了。有這個有，就又有了生。有了生，就有了老死了。

他這麼觀察這十二因緣呢，觀察來觀察去，啊，他開悟了，把這無明啊，頓斷了。在禪宗裏頭就叫**打破黑漆桶了！**，這黑漆桶啊，他打破了，啊，證果，這緣覺。

菩薩呢，初發心的菩薩，做什麼事情啊，認的不太清楚；想要做，又不知道對不對？想布施，說，啊，我要布施給人，你說我自己怎麼辦呢？啊，我啊，有一些個錢，這個錢，我若布施了，自己就沒有了；我若不布施呢，可以買一個小飛機，又可以買一個汽車，自己呀，可以受用。坐車，這個嘍嘍車，啊，嘍嘍，就跑了，這就等於有神通一樣。坐上這個小飛機，就可以騰雲駕霧，跑到空中去。如果我這個錢若布施了，那我這些個享受都

沒有了。

這是初發心的菩薩，就有這麼多麻煩，啊，想要做，又不做，這是布施這樣子，持戒也是這樣子，忍辱也是這樣子，精進、禪定，這六度都是這樣子，都有很多麻煩。為什麼有很多麻煩呢？就因為認不清楚，啊，沒有一定的主意，想要做這個，又想要做那個，不知怎麼樣好！啊，請一個顧問呢，研究這個問題呢，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，因為這個顧問一定是，啊，叫你不自私的。那麼你這自私的習氣不能脫離，所以呀，這等問而不顧，問了是問了，但是不管！就找一個supervisor (指導者) 去，問一問怎麼辦呢？但是說完了，一想自己吃虧，都是不要那樣幹。

Door2-116-025

言四教者：一、迷真異執教，當彼凡夫；二、真一分半教，當彼二乘；三、真一分滿教，當彼初心菩薩；四、真具分滿教，即當彼識如來藏者。

言」：就是說。誰說呢？清涼國師說。清涼國師說不是他自己說的話，是誰呢？是這個苑公，賢首那個徒弟，賢首法師這個徒弟，他說的。說呀，四種教。這四種教都是什麼呢？第一種，是叫啊，「迷真異執教」：把真

的丟了，迷失了，迷失真。什麼真？真理，他真理迷失了。真理迷失了，就盡找這個不真的理了，所以呀，異執，異執啊，就是找錯了，找錯路，找錯了理了。因為理他不明白了，所以把路也就走錯了，這叫迷真異執教。

這是啊，就是說的那個凡夫，「當彼凡夫」：就是啊，就是說的那個那些個凡夫。凡夫，也包括外道，外道也就是凡夫，凡夫就是外道。怎麼叫外道呢？外道，就是心外求法，在這個心外邊呢，去找法去。一切法都是唯心嘛，啊，他跑到心外邊去找去，這啊，叫當彼凡夫。

二呢，就是「真一分」：他真呢，有一分的半份，叫「半教」：一分的半份，所以他叫真一分半教。這個呢，就是啊，說的這個「二乘」：凡夫和二乘有什麼分別呢？二乘啊，他是覺了，可是自覺，沒能覺他。凡夫啊，就是不覺，不覺悟。所以不覺悟什麼呢？不覺悟他錯了，是錯；錯了，他也不認為是錯。

啊，所以他把這個真理丟了，迷失真理了，啊，他也不覺得憂愁，還覺得，啊，很快樂的。他不知道啊，哈，把真理不明白了，這是最苦惱的一件事，有什麼快樂的呢？有什麼值得你這麼快樂的呢？你迷真逐妄，啊，盡跟著那個錯的路上跑，在那個錯的路上跑。啊，那麼所以呀，這個凡夫他不覺。

二乘他能覺了，可是沒能覺他，只能自覺，所以叫真一分半教。

三呢，就是「真一分滿教」：真一分滿了，他有一分的真的了，不是半分真的了，所以叫滿教。這個呢，這是說的「當彼初心菩薩」：初發心的菩薩，就是啊，這個教，真一分滿教。

四呢，「真具分滿教」：真呢，他具足了，這個滿教。這個呢，「即當彼識如來藏者」：認識如來藏這個，他就不是初發心的菩薩，這是啊，十地菩薩，登地菩薩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這十地呀，菩薩，這啊，識如來藏了。初發心的菩薩不識如來藏，久發心的菩薩，他就啊，認識如來藏，所以呀，即當彼識如來藏者。

Door2-117-026

初教，謂諸外道，迷於真理，廣起異計。二謂小乘，於真如隨緣不變二分義中，唯說生空所顯之理，故名為半，如涅槃半字。三謂但得不變，不得隨緣，故名真一分，滿真一分；而雙辨二空，故名為滿。四由具隨緣不變二義，故名具分，廣如彼說。

「初教」：初教，就是第一個，這個迷真異執教。迷真異執，這就是啊，認假為真、染苦為樂、背覺合塵、迷真逐妄；把真理迷失了，他追逐那個假的去了，叫迷真逐妄，逐，就是跟著那個假的跑；啊，所以這個說初教。

「謂諸外道」：就是一切的外道。

外道啊，怎麼叫迷真呢？真，就是中道，中道的理體，也就是那個如來藏。這外道啊，他不知道如來藏，他「迷於真理」：把真理不明白。不明白了，「廣起異計」：啊，他就算計了，哦，這個是常的，這是永遠都不會變的。生到天國去啊，就永遠都快樂的，不會再受苦了，這是啊，永遠永遠都不會變的了，這計常，這是外道的的思想。這個異計呀，就是計算這個特別的，這種的不合理的。那麼這個執常的外道，他就計常了。

又有一種啊，執著「斷」的外道，哦，人死如燈滅，人死了就沒有了，沒有靈魂了，啊，修，修什麼？啊，把這個身體顧好好的，啊，肥肥胖胖的，這就是吃點好的，住點好的，這多麼好！不然的時候，死了，太對不住這個身體囉！令這身體又瘦又黑，啊，吃也沒有吃的好的，穿也沒有穿的好好的，啊，連一口蜜糖水也沒有喝過，這太冤枉了這一世！

啊，這個這麼一想，啊，我無論如何要幫著我這個身體，啊，不要叫它吃

了虧！因為死了就沒有用了，啊，沒有來生了。我這一生啊，啊，一定要對我這個身體是特別啊，保護它。這是「斷」，執「常」，這種外道啊，啊，他不知道有個中道了義，他不明白啊，啊，這個如來藏性，是周徧法界。他不知道啊，這個中道啊，是圓融無礙，所以他盡啊，執斷，執常；或者啊，就執有，執空，執著這個有；計有，計空。這麼樣子啊，這所以叫外道。

這個外道，廣起異計，所以就變成凡夫。凡夫，就是永遠都是糊糊塗塗的，啊，生也不知道怎麼生的？死的時候也不知道怎麼死？啊，迷迷糊糊的就生了，迷迷糊糊的又死了。啊，你叫他說預知時至，那是辦不到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迷的太深，沒能清淨。

心沒有清淨，心裏的這個妄想太多了，無明太重，啊，沒能啊，「**心清水現月**」，那個心清的時候，好像那水裏現出月亮似的，那麼看的清清楚楚。

「**意定天無雲**」，你意念要是啊，真有定力了，好像那個天上沒有雲彩似的。啊，所以說，「**千潭有水千潭月，萬里無雲萬里天**」，這種境界，凡夫是不知道。這是第一。

啊，第二呢，是說的「小乘」：小乘，是說的聲聞，緣覺。小乘在這個真

如啊，自性上啊，有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這兩種的意思。這兩種的意思，你要明白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這兩種的意思，啊，就人空，法空啊！但是小乘他只得到人空，所以說，「唯說生空」：也就是人空。說這個生空，「所顯之哩」：所顯出來啊，這種的道理。他不明白法空，所以呀，這叫真一分的半，半教。

第三呢，啊，這「真一分的滿教」：那麼這一分半教，就好像涅槃經上啊，所說那個小乘是半字教是一樣的。第三呢，這是所說的，「但得不變」：他啊，僅僅就得到了這不變這種意思，「不得隨緣」：他沒有得到這種隨緣的道理。那麼他僅僅得到一種道理，所以叫真一分，「故名真一分」。

「而雙辨二空」：他若得到啊，這個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常隨緣又常不變，常不變又常隨緣；啊，雖然隨緣，可是不變；啊，雖然不變，又常常隨緣；能啊，有這種的智慧了，這叫啊，雙辨二空，明白啊，隨緣不變，這個人空，法空，這種二空。啊，所以給它起個名啊，叫滿，這第三。

第四呢，因為他在這個真如啊，他具足了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這兩種的道理，他都明瞭了，具足圓滿，所以叫「具分」，這個叫具分教。「廣如彼說」：若是啊，想詳細知道，那麼可以啊，研究這個苑公所立的這個四

教啊，那麼他怎麼樣說的，那個更詳細。

Door2-118-027

然今判聖教，那參邪說？若對教主，應如此方，先立三教；或如西域，分內外及六師等。

前邊這個苑公所立的這四種教，清涼國師給他提出來這個名稱，可是現在呀，就把他這個教給批了，說他不對。所以說啊，「然今判聖教」：說啊，現在我們判斷這個聖人所說的教，所說的這個教法，「那參邪說」：豈可以呀，參雜上啊，這個凡夫外道呢，邪說啊？因為這個外道就是邪說，所以呀，你凡夫，立這個凡夫教，這就參雜這個外道，所以叫邪說。說你判斷這個佛所說的教法，怎麼可以把這個旁門外道這種邪說參到裏邊呢？

「若對教主，應如此方」：假設若是啊，你若對著這個教主來立教，應如此方啊，就應該呀，像中國啊，這個方法，「先立三教」：你們說這三教是什麼，知道嗎？你們各位聽到了沒有，這三教啊，就是儒教，儒教啊，就是孔子；道教啊，就是老子；佛教，就是太子，這個釋迦牟尼佛是個太子，這是三子，也叫三教。

這個儒教所講的道理，講怎麼樣做人，講這個人天的道理。道教呢，所講的只是天道，天上的道理，不講人間的道理。佛教呢，是講出世，出三界的道理。那麼好像中國所立這三教啊，先立出這個教的名字來。說儒教，這以孔子為教主；道教，以老子為教主；釋教，就是以釋迦牟尼佛為教主；這立出這三教。

先立這三教，譬如儒教，你出這個儒教了，然後又講三綱啊，五常啊；三綱，是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；五常啊，是什麼呢？就是兄、弟、父、母、祖這叫五常。再儒教講這個倫理，講這個倫常，倫常之道。在道教呢，又講無為，講清淨。佛教呢，是講無為而無不為，講超出三界去，那麼講這個種種道理。佛教呢，也講大乘，小乘，權教，實教，佛教講的。道教講的這個老子道德經，五千言。那麼先立出這個教來，然後啊，解釋它的內容，教的裏邊的這個道理。

儒教呢，又講這個九流。在九流啊，我以前講過一次，楞嚴經的時候，講過一次，大約我相信都是忘了，這儒教的九流。在中國啊，講這個九流，有上九流、中九流、下九流。那麼這九流啊，有三教九流，五行八作。

怎麼叫**九流**呢？就是一**流舉子**，**二流醫**，什麼叫舉子呢？就是念書的人，趕考啊，的人，去考試啊，考狀元呢，這叫舉子，一流舉子。二流醫，醫呀，就是醫生，給人治病的。

三流地理：地理呀，就是看風水，看哪個地方有沒有風水，這個地方這個風水，把這個臭骨頭埋這個地裏頭啊，就可以出來將來晚人可以做皇帝，你說妙不妙？這就因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地理的關係，有這種的風水。啊，所以在中國人呢，請一個看風水的先生啊，最低限度要送給一萬塊錢，啊，送給一萬塊錢，這先生嗎，一高興，啊，就把這個龍地，就給你找著了，你將來就可以做皇帝。

那麼說是不是這樣子呢？也可以說是，也可以說不是。啊，怎麼說也可以說是呢？你這個人若有德行，有道德，父母啊，祖上，都有德行，啊，你就不找那個有風水的地方也會碰著，也會遇著這有風水的地方；你若沒有德行呢，就找著這個有風水的地方，這風水又會跑了。所以也可以說是，也可以說不是。

古人有這麼一句話，說啊，「**世人皆言穴在山**」，世間的人呢，都說這個穴，這講穴，就是那麼一個窟窿，(穴，洞穴的穴，寶字蓋底下加個八字那

個叫穴)。「**豈知穴在方寸間呢**」，啊，你怎麼知道這個穴原來不在山上，在這個方寸裡邊。方寸是什麼呢？就是心，就在你的心裏。你心要是好心呢，就遇著好地；你心要不好啊，就遇不著好地，這叫啊，這個穴在方寸間。那麼講起這個地理呀，這個道理要是說起來，那太多了，我們現在不講它。這要流，流這個地理，三流地理。

四流推：推呀，就是算命的，有這個算命的，啊，見到人給人看看相啊，算算命啊，啊，四流推。**五流丹青**：丹青啊，就是畫畫，用那個丹呢，和青色的，這叫丹青，丹青。

六流畫：這個丹青啊，畫的那個筆它是細的；畫呀，畫畫的人呢，它那個用那個筆很粗的。好像現在張大千講潑墨畫，他用那個墨，研好了就往那個紙上那麼一潑，這個就算一個畫了，他會，六流畫。

七僧：第七流啊，要流僧人。**八道**：第八種啊，是流啊，道士。**九琴棋**：九啊，流的這個，彈這個吉他，小提琴呢，和下棋，下棋，下象棋，現在日本每一年都在本因坊那舉行這麼一個比賽，有一個中國人叫什麼名字來著，這個年年他都是得到冠軍，今年大約是又得了冠軍了，這叫下象棋這叫，九琴棋。那麼有這個九流，在儒教裡，道教，和這個佛教，這叫三教。

在中國啊，你若講三教啊，你不是說聲聞呢、緣覺、菩薩，不是這三教，這是啊，儒、釋、道三教。

「或如西域」：或者呀，像啊，西域，就是啊，印度。像印度啊，它分的，內、外兩種教，內教、外教，「及六師等」：六種啊，這個外道的論師，又名外道的論師。這六個外道的論師啊，在楞嚴經上大約講過，講過，你們若願意詳細知道，可以把它研究研究楞嚴經，我現在不想啊，講這麼多的外道。

Door2-119-028

又依涅槃，為半滿者，後二既滿，不應復有一分之言。既但得不變一分，豈名為滿？又涅槃半滿，豈唯約二空？豈彼不說妙有而訶空耶？

這一段文呢，是這個清涼國師，他啊，把這個苑公所立的這四教，都給批倒了。所以他才說，「又依涅槃，為半滿者」：假設你若是啊，再根據這個涅槃經，來呀，判這個半字教，和滿字教的這麼樣子說法的話，「後二既滿，不應復有一分之言」：那麼後邊呢，這個第三，和第四，既然都是滿了，都是滿字教啊，就不應該呀，再有一分之言，又說這個不變，得到

不變了，這是一分，不應該有這一分的這個說法了。

「既但得不變」：既然但得的僅得這個真如不變這一個道理，「一分，豈名為滿」：這個就不可以稱滿的，他單單得到這個真如不變這個一分，你若說有一分的話，那麼就不應該叫它叫滿了。又者，在這個涅槃經，所說的這個半字教，和滿字教，「豈唯約二空」：這個他豈但僅僅的就單說的這個人空、法空這兩種空嗎？

「豈彼不說妙有」：豈是啊，這個在涅槃經上，他沒有說這個妙有的道理嗎？「而訶空耶」：他呀，呵斥這「空」嗎？他在涅槃經上，啊，也講「空」，也講「有」。他這個說是聲聞呢，僅僅明白空，他沒有明白不空；菩薩呢，既然明白空了，又明白不空；這「不空」，就是「妙有」，真空妙有的道理。這豈是，他呵斥這「空」，說「空」不對嗎？

故其所立，未為允當。

「故」：就是所以，所以前邊呢，他立這個迷真異執教，和這個二乘，和初心菩薩，和這個滿認識如來藏這個具分，這種啊，立教的理論，「未為允當」：未，就不是；允，就是信真了；當，就是應當這樣做。未為允當

呢，就不是啊，應該這麼樣子立，不應該這麼樣子立；這麼樣子立呢，沒有什麼道理，理論呢，也不充足。

第五、立五教，略有二家。一、波頗三藏立：一、四諦教，謂四阿含等；二、無相教，謂諸般若等；三、觀行教，謂華嚴經；四、安樂教，謂涅槃經，說常樂故；五、守護教，謂大集經，說守護正法事故。

這個第五啊，「立五教者，略有二家」：在這第五種說啊，所說立五教的這個人。略有二家，大略的來說啊，有兩派，兩個宗派呀，來立的五教。第一是誰呢？就是波頗三藏法師，這波頗三藏法師啊，是在這個唐朝真觀的元年他來的，他呀，所學的是半滿教。

怎麼叫這個波頗呢？本來呀，在天竺國，他是天竺國這個三藏法師，他的名字呢，就叫波頗蜜多羅，在中國的語言呢，就叫「明友」。他明白啊，這個交朋友的道理，他和誰呀，都非常友好。他學的呢，又學的半字教，和這個滿字教，讀的書啊，也非常的多；學的到這個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啊，這種的境界了，啊，也有很多的這個感應。

他最歡喜什麼呢？歡喜呀，「養性」，養性呢，就是不發脾氣，常常的修

心養性，不發無明。他又願意啊，到各處去旅行去，啊，到各處去啊，vacation。所以呀，為什麼他要去旅行呢？他並不是說啊，到各處去玩呢，他就因為啊，想到各處去教化眾生，那麼也有多少的神通。

在這個印度，他到中國來，經過很多的困苦艱難，啊，一走，走了五年，這麼久的時間，走啊，四萬多里路。在這個唐朝貞觀元年呢，他就十一月二十日，帶著很多的梵文藏經啊，來到中國來。到中國來呀，這皇帝啊，也歡迎他，所以呀，他在中國呀，也是時間很長。那麼他立這個五教。

這五種教，第一種，就是「四諦教」：第一種是「四諦教」；這講那個苦、集、滅、道，這種教。是所說的這個小乘的道理，一切的阿含經啊，這個道理，這四諦教。

二呢，叫「無相教，謂諸《般若》」：第二啊，他立個教叫無相教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這說的般若經，般若是空的，所以他立個教叫無相教。

第三呢，「觀行教，這華嚴經」：他說華嚴經啊，這是觀行教，以華嚴經啊，為主體。

四，「安樂教」：第四種教啊，他給個起個名字叫安樂教。這是根據哪一部經立的安樂教呢？他是啊，根據涅槃經。因為涅槃經上啊，是說啊，常、樂、我、淨的涅槃四德的緣故，所以呀，他立這個教叫安樂教。

五，「守護教」：啊，他是根據啊，大寶集經。因為這個寶集經上，「說守護正法的故事」：他啊，所講的都守護這個正法，所以呀，他就叫守護教。

其實呢，他立這個五教啊，也不恰當，也不完全是對的，不允當。為什麼呢？在華嚴經，在這個大寶集經，都有「觀行」，不是單單華嚴經才有觀行，那麼寶集經也都有觀行，那麼其餘的也有的事很免強這個道理。這是啊，清涼國師，說他這個也不一定對的。

Door2-120-029

此釋名局，以觀行等皆互有故。二、賢首所立五教，至下當知。

此釋名局，以「觀行」等皆互有故：那麼這位波頗三藏法師，他所立的這個教，那麼根據啊，每一部經，他來立的這個教。可是，這個四聖諦，在

華嚴經上也有，在大集經上也有，不是單單阿含經也有四諦，所以他單以阿含作為四諦教，這是不太通的。又這個「觀行」：華嚴經上也講觀行，大集經裏邊也講觀行，互相啊，都顯示這個四諦的這個道理，和這個觀行的道理。

那麼既然這個經上兩種經都有，甚至於其它經也都有，那麼你單指出一部經來立這個教的名字，這也是啊，不太合理的。因為這個「皆互有故」：互相啊，都有這個道理。那麼互相都有這個道理，你單立那一部經是這個教，是觀行教，那麼這一部經也有觀行，這也就啊，不合乎這個立教的這種宗旨。

「二、賢首所立五教」：第二啊，是賢首法師，也就是法藏法師所立的這個五教(小教、始教、終教、頓教、圓教)。「至下當知」：這是啊，這個清涼國師他寫這個華嚴疏鈔，就根據這個賢首五教啊，來解釋這一部華嚴經。所以呀，到下邊，就會有詳細的說明了。